宋四六話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四六話

(二)

彭元瑞撰

宋四六話卷五

表

蜀中石刻東坡文字纍。其改竄處甚多。玩味之。可發學者文思。今具注二篇於此。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學問日新下云。而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於臣字上塗去而字。竊以人臣之獻忠。改作納忠。云云。傳於古人。改作古賢。又塗去賢字。復注人字。智如子房而學則過。改學字作文字。但其不幸。（缺）事暗君作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察爲明。改作以苛刻爲能。以猜忌爲術。而贊勸之以推誠好用兵而贊以消兵爲先。好聚財而贊以散財爲急。後於逐句首皆添注德宗二字。治民厭將之方。先寫厭兵二字塗去。注作治民。改過以應天變。改作天道。遠小人以除民害。改作去小人。以陛下聖明。若得贊在左右。則此八年之久。可致三代之隆。自若字以下十八字並塗去。改云。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漢文聞頗、牧之賢。改漢文聞三字作馮唐論。取其奏議。編寫注呈。塗去編字。却注稍加校正繕五字。臣等無任區區愛君憂國感恩思報之心。改云。臣等不勝區區之意。獲鬼章告裕陵文。自孰知耘耔之勞而下云。昔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廷。効于甘露。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於大中。後乃悉塗去不用。獷彼西羌。改作憬彼西戎。虢稱右臂。改作古稱。非愛尺寸之疆。改作非貪。自不以賊遺子孫而下云。施於冲人。坐守成算。而董氈之臣阿里骨。外服王爵。中藏禍心。與將鬼章。首犯南川。後乃自與將而上二十

六字並塗去而西蕃首領鬼章首犯南川。發敕諸將。改作申命諸將。蓋酬未報之恩。改作爭酬。生擒鬼章。改作生獲。其下一聯初云。報谷吉之冤。遠同强漢。雪渭水之恥。尚陋有唐。亦皆塗去。乃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頡利成擒。初無渭水之恥。郅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冤。末句務在服近而柔遠。改作來遠。梁溪漫志。

子瞻幼年見歐陽公謝對衣金帶表而誦之。老蘇曰。汝可擬作一聯。曰。匪伊垂之而帶有餘。非敢後也而馬不進。至爲潁州因有此賜。用爲表謝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後爲兵部尚書。又作謝對衣帶表。略曰。物生有待。天地無窮。草木何知。冒處雲之渥。采魚鰕至陋。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四六至此。涵造化之妙旨矣。四六話。

東坡守杭守潁。皆有西湖。故潁川謝表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州。輒爲西湖之長。鶴林玉露。

退之南山詩云。或齊若友朋。或差若先後。人多不知先後之義。練塘洪慶善吏部輿祖引前漢志云。見神於先後宛若。其注云。兄弟妻關中呼爲先後。予觀東坡徐州謝上表云。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爲先後之容。或疑先後不可對坎井蓋不知亦出於此也。梁溪漫志。

先生嘗愛東坡過海謝表云。臣無毫髮之能。而有邱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而獨來。蓋蕭然出四六畦畛之外。後耳目志。

東坡益州謝表云。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至今膾炙人口。蓋用後漢袁敞傳張俊語曰。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朱翌猗覺寮雜記。

鄧安惠自翰苑出守成都。謝表云。捫參歷井。方知蜀道之難。就日望雲。已覺長安之遠。用李泰伯語。又嘗有啓云。三山已到。輒爲風引而還。九關神遊。不覺夢驚而失。前輩文采風流。蘊藉如此。能改齋漫錄。

外大父晁舍人謝落職表云。投鼠忌器。輒詈天子之從臣。剪爪及膚。不識朝廷之大體。指耿黃門而言。四六談麈。

閻令洵仁善四六。而一字不肯妄下。必求警策以過人。謝再除陝西轉運使表曰。識道重來。端同老馬。操刀却視。若宰全牛。謝復官表曰。悲未見於齊羊。笑中分於鄭鹿。臨死作發運使表曰。轉輸九路。回泝萬艘。過冒職名。出持使旨。夢遊帝所。驚睟面之回春。來自日邊。覺榮光之照水。漸浮楚澤。回望堯雲。伏念臣少也羈孤。長而疵賤。學宗論語孟子。粗識指歸。仕遇神考。泰陵俱蒙奬擢。而臣志未伸於每劾。思不報而逾深。髀消乘傳之餘。心折號弓之後。侵尋晚景。幸賓明時。頃畢通喪。適逢初政。饟軍西塞。賜對中宸。曲荷聖知。竟除宰屬。忽從怨府。升寘儒林。未免螢窗之庸。但愧桑榆之晚。三光倒影。自一壺中。萬里提封。幾半天下。然而承平既久。積弊日深。公私困於盜攘。官政習於涵養。偷安則如抱薪救火。欲速則如以堇療饑。必待更張。庶能漸正。然恐約束未周於郡縣。謗傷已達于闕朝。明月夜光。寧無按劍。高山流水。自有知音。仰恃聖明。俯殫勤拙。矢心論報。沒齒爲期。四六話。

孫貲公素除河東轉運使。託先子代作謝表。蓋河東堯故郡之地。曰富歲三登。有唐叔得禾之異。輿情百樂。與堯民擊壤之歌。末云。過太行回顧雲下。義感親闈。望長安遠在日邊。心馳帝闕。公素讀之笑曰。公乃

末篇寓忠孝之意也。四六話。

張天覺丞相再召到闕。謝表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還朝。屋上之烏亦好。後有達官表亦云。十年去國。不聞長樂之鐘。一日還朝。復見大君之鼎。見魏漢津所鑄九鼎初成也。錢愐錢氏私誌。

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陸農師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停。試銓平其輕重。蓋用此。困學紀聞。

元帥爲左司諫。論事忤蔡氏。謫昭潭。後復管勾江州太平觀。謝表曰。言之未盡。悔也奚追。老學庵筆記。

豐相之於舒信道。鄒至完於呂望之。其爲人似不類。然相與皆厚甚。不以鄉里及同僚故也。相之爲中興時。猶力薦信道。至完元符中進用。則實由望之薦也。及其直諫遠竄。望之坐薦非其人褫官。謝表云。臣之與浩。實匪素交。以其嘗備學校之選。於先期。能陳詩賦之非。於元祐。比緣薦士。遂取充員。豈期螻蟻之微。自速雷霆之譴。其敍陳終不以至完爲非。亦不易矣。老學庵筆記。

蘇在廷元老。東坡先生之從孫。自幼卽卓然。東坡許之。元符末入太學。東坡已渡海。每與其書。委曲詳盡。宣和中歷館職。郎曹奉常。言者論其宗元祐學術。罷爲宮觀。而謝表乃云。念昔黨人。偶同高祖。士大夫頗少之。揮麈餘話。

楊子安侍郎坐黨籍謫官洛陽。其謝再任宮祠表云。地載海涵。莫測包荒之度。春生秋殺。皆成造化之功。邸報至丹陽。蔡元度在郡。見報驚歎諷詠之。四六話。

今時士大夫論四六多喜其用事精當下字工巧以爲膾炙人口此固四六所尚前輩表章固不廢此然其剛正之氣形見於筆墨間讀之使人聳然人主爲之改容姦邪爲之破膽元符末劉元城自貶所起帥鄆當過闕公謝表云志惟許國如萬折之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之而無慍坐是遂不得入見大觀間陳了翁在通州編修政典局取尊堯集了翁以表繳進其語有云忠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塡波之願後竟再坐貶此二表於用事下字亦皆精切而氣節凜凜如嚴霜烈日與退之所謂登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者似不侔矣梁溪漫志

翟三丈公巽宣和末蔡絛約之用事外召從官七人公巽再以瑣闥召力辭之未至闕有旨落職宮祠繼而復還待制公作謝表有云彈貢禹之冠誠非本志奪伯氏之邑其又何言又云惟一與一奪之命無有二三而三仕三已之心敢懷慍喜人多稱之張邦基墨莊漫錄

翟公巽謝對衣金帶鞍馬表云顧臣非緇衣之宜敝予又改以臣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葉少蘊謝頒朔表曰豈特千歲之日可坐而致將使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汪彥章賀進築隆兌二州及城寨表云我陵我阿不以山谿之險有民有社在吾邦域之中皆用經史全語而工者墨莊漫錄

翟公巽雖爲蔡京所汲引然抗直不爲屈初代宰相作賀日有戴承表末云衆非后何戴率傾就望之心無不爾或承永懷畏愛之德京讀終篇曰奇文也然無不爾或承對衆非后何戴似乎偏枯欲以臣不命其承易之亦不失承字而稍加親切如何公巽曰勝矣然業已供本竟不易京亦不能奪也未幾又代作

天神示現表有云聖神受命穆清告成禹錫祖宗在帝左右顧予湯孫末云在天對越乏清廟肅雍之儀前席具言愧宣室鬼神之問京曰國有盛事如此公巽之文眞爲時而出也公巽徐曰疇昔不命其承抑云過矣今日爲時而出厥有旨哉京雖惡其不遜然尙能容之石林嘗喜道之（寓簡）

翟公巽參政汝文守越以擅免民間和買縑帛四十餘萬爲部使者所劾貶秩公謝表云欲安劉氏無嫌晁氏之危豈若秦人坐視越人之瘠迨去郡郡人安其政將相率投牒借留公知之命取其牘以朱書其上云固知京兆始爲五日之留無使稽山復用一錢之送其用事精當如此（梁溪漫志）

道家者流謂蟾蜍萬歲背生芝草出爲世之嘉祥政和初黃冠用事符瑞翔集李諫以待制守河南有民以爲獻者諫卽以上進祐陵大喜布告天下百官稱賀於廷上表云九天睿澤溥及含靈萬歲蟾蜍聿生神草本實二物名各一芝或善辟兵或能延壽乃合爲於一體允特異於百祥命以金盆儲水養之殿中浸漬數日漆絮敗潰膿迹盡露上怒黜諫爲單州團練副使謝表云芹獻以爲美野人之愛則深輿乘而可欺子產之智焉在諫至之孫也（揮麈後錄）

宣和初童貫平方寇旣歸與王黼生隙黼大懼遂媚貫奮當北伐事四年夏不謀於衆兵遽起魯公時已退休頗請對具爲上言匈止不可未幾伯氏亦有宣撫命於是魯公垂涕頓首上前曰臣不任北伐寧自甘閒退今臣子行誠無以曉天下願陛下保全老臣上不聽則曰臣請效括母及語伯氏曰吾將哭師也及後燕山告功魯公以表賀上其末云臣慮終而不慮始知守而不知通有靦初心徒欣盛烈上覽表時

喜見顏色曰。太師能自直守如此。因以殺核酒醴頒賚甚寵。俾公慶伯氏之歸也。蔡絛鐵圍山叢談。

初置觀文殿大學士。詔自今非嘗歷宰相不除。著爲令。宣和七年。先公自北門召。忽有此授。方引故事退避。明年復召爲中書侍郎。遂拜相。前告猶寄左藏庫。淵聖遣中使取以賜先公。復力辭。上終不許。先公不得已受之。謝表略曰。知章兩命之榮。榮足爲盛事。張說大稱之。獲免有愧前修。蓋謂是也。卻掃編。

故事宰輔領州。至中使以事經由。必傳宣撫問。宣和間。先公守南都。地當東南水陸之衝。使傳絡繹不絕。一歲中撫問者至十數。故嘗有謝表云。天闕夢回。必有感恩之淚。日邊人至。嘗聞念舊之言。卻掃編。

秘書新省成。徽廟臨幸。孫叔詣作賀表云。蓬萊道山。一新羣玉之搆。勾陳羽衞。共仰六飛之臨。同時無能及者。老學庵筆記。

趙延康在宣和靖康間。聲望風采震耀一時。及守宛邱。百戰禦敵。卒全其城。來朝行在。高皇欲以左轄命之。議者謂宗室輔政。非故事。遂止。方公之南徙也。謝表有云。臣本支百世。侍從三朝。又云。堅壁以保近畿。慨前功之俱廢。登壇而陪醮禮。懷曩遇以自憐。讀者悲之。放翁題跋。

宣和間。尚書新省成。車駕臨幸。時宰命一時朝士能文者。各擬謝表。獨林子中者擅場。其一聯云。北辰居極。外環象斗之宮。黃道初經。旁及積星之位。浩然齋雅談。

宣和中。先公在北門。有王褒者。宦官也。來爲廉訪使。在流輩中。每以公廉自喜。且言素仰先公之名德。極相親事。會入奏回。傳宣撫問畢。因言比具以公治行奏聞。上意甚悅。行召還矣。先公退語諸子。意甚恥之。

故謝表有曰。老若李鄴。久自安於外鎮。才非蕭傅。敢雅意於本朝。長兄惇義之文。蓋具著先公之意也。却掃編。

歐陽瓊謝賜御製宣德樓上梁文表曰。端門層觀。虹梁鬱起於中天。奎畫寶章。芝檢驟來於清禁。首聯雖見賜宰臣之意。而奎畫寶章芝檢。不無稠疊矣。是御製。不應用奎畫芝檢。此所以爲第三人也。又曰。相周王之宅。初無補於涓埃。仰虞帝之作歌。乃獲窺於黼黻。此聯却工。辭學指南。

鄧威愍公禳新除謝上章云。關陝六七任。不挂權臣之橫恩。崇觀二十秋。靡沾故相之餘潤。公之一節如此。馮翊之死義。其處之有素矣。困學紀聞。

馬涓巨濟宣和間謝復承事郎表云。岩巖丹闕。如曾清夢之遊。藍縷綠衣。猶是廣庭之賜。四六談麈。

童貫、蔡攸收復燕山奏至。宰相王黼率百官稱賀。表中多得意語云。陛峻明堂。既揭平朔之號。軒藏石鼓。仍題復古之名。承九清之命。而整神霄陰相之旅。建三辰之旗。而向太一下臨之方。秀水閒居錄。

宣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童貫、蔡攸大奏凱以入。告功於朝。六月一日。蔡京上賀表曰。師由義動。往城于方。國以和成。不戰而屈。舉全燕之故地。弔大漠之遺民。戴白垂髫。歡呼而解衽。壺漿簞食。充塞而載塗。萬國來同。一夜底定。乾坤動色。廟社用光。中賀惟北有邦。實冀之府。大禹所別。有虞嘗巡。粵我造邦之初。遂爲與國之敵。始約兄弟。尊至祖孫。金繒絡交。使傳洽至。其強勿率。偕位號者二百年。有志未遑。更聖君之六七。作惟昔神考。于時元豐。分將隸兵。聯民講武。閱九軍之師陣。建北面之黃旗。無釁可乘。有訓斯在。皇

帝陛下以重華而紹帝之事。以下武而繼文之聲。因其天亡之時。成是席卷之勢。臣願爲稚長久誤眷知。詩禮之庭。屢趨而過。軍旅之事。蓋未嘗聞。察之於談笑杯酌之間。付之以疆埸甲兵之事。乘其萬舉萬全之會。授之百發百中之機。是惟秉鉞以專征。豈可因人而成事。山川草木。悉歸輿地之圖。士女臣民。盡効職方之貢。此蓋皇帝陛下懋昭大德。遹駿先猷。人斯效能。天實助順。揚勵無前之偉績。鋪張不世之宏休。千載君臣。適遇風雲之際。一門父子。得爲勳戚之家。三朝北盟會編。

宣和乙巳。上皇內禪。吳敏元中建議。及謝門下侍郎表云。上皇勸勤。授皇圖於元子。徽臣攝直。適視草於禁中。初無一言以贊大議。君子與其不伐。野客叢書。

靖康元年。徽宗巡幸淮泗。將還京闕。禮部郎中劉觀代宰臣賀表云。漢室太公。本是蓬蒿之叟。唐朝肅帝。殊非揖遜之人。何丞相文縝以其語太樸。因改云。擁篲迎門。陋未央之末禮。御鞍馳道。笑至德之未情。能改齋漫錄。

文縝以四六知名。其謝召還表云。兩曾參之是非。浮言猶在。一王尊之賢佞。更世乃明。四六談麈。

何文縝以曲學罷正字。其謝章云。師友淵源。妄追探於千載。文章戶牖。期自立於一家。獨簡聖知。何名曲學。四六談麈。

靖康中。蔡元長父子既敗。言者攻之。發其姦惡。不遺餘力。蓋其門下士如楊中立、孫仲益之類。是也。李泰發光時爲侍御史。獨不露章。且勸勿爲太甚。坐是責監汀州酒稅。謝表云。當垂涕止關弓之射。人以爲狂。

然臨危多下石之徒臣則不敢士大夫多稱之揮麈餘話門下侍郎許將下御史獄抗章云絲豪自知其無咎父子相繫而爲囚迫屬吏十有六人繫病者百有三日終無可坐之罪遂加不實之刑宋史朱諤傳范元長內翰靖康中謝淮東茶鹽表云瞻茲摘山之利蓋出當時之權明詔惟行盡復祖宗之舊微生何幸願還畎畝之中四六談麈幹蠱不犯燕山郭藥師令儒林郎王樞草降表云待時而動動靜固未知其常順天者存存亡不可以不察又云臣素提一旅之師偶遭百六之運又云宋主戴嘉秦官是與念一飯之恩必報則六尺之軀可捐雖知上帝之是臨敢思困獸之猶鬬又云昔也東征雖雷霆之怒敢犯今而北面祈天地之量幷容辭多不記許採陷燕記靖康丙午何文縝栗相敵騎初退時議欲率文武百僚拜乞聖節上壽文縝命吏部郎中方允迪元若爲三表才上卽允所請後二表不復用文縝與允迪大稱歎賞不已且云恨不果用然當誦佳句於百僚之上也今列於後第二表云立爲天子肇興黃帝之英姿請祝聖人允執唐堯之謙柄載陳惘惘冀動淵衷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勇智生知聰明性稟東宮主器盛德久孚於寰瀛內禪應圖大計果安於社稷厲精爲治側身修行儉奉己而厚事親寬御衆而亟承祖維震夙之令旦萃晉師之歡呼五百歲爲春秋寧俯稽於南楚一千年而華實盡還取於西池何睿意之勿休當縟儀而固拒伏望昭一人之有慶納萬壽之

無疆陋彼太宗南嚮辭而必再超乎孝武中岳呼而止三幸賜俞音或從公願第三表云節紀千秋歸美薦形於剡牘亭加三夏隆謙再却乎舉觴効罄輿情頻干宸聽皇帝陛下兆於變化生而神靈舉建已誕彌之辰應虹流長發之瑞盡仁皇之忠厚指乾元於向辰有神祖之聰明數同天於過信正心誠意勤邦儉家地闢天開而除妖災雷厲風行而成功治龍樓問寢欣西宮鳴蹕之還虎符發兵至北鄙控弦之遠式全不搆允謂中興豈有首臨蘭殿之期而當力拒華封之祝伏望皇帝陛下制行不以己斂福用錫民登五咸三偉示慈之高宴桑田東海協稱壽之懽謠罔達就日之懷克受後天之算王明清玉照新志上宿郊宮與粘罕幹離不尚未相見遣使議事索降表上命孫覿草表但言請和稱藩而已使人齎草示粘罕粘罕以爲未是使人往來者數四皆不中而要四六對屬作降表覿與吳幵互相推避不下筆上曰事已至此當卑辭盡禮勿計空言促使爲之於是覿幵與何桌共草成之其略云三匝之城遽失藩籬之守七世之廟幾爲灰燼之餘既煩汗馬之勞敢緩牽羊之請又云上皇貢罪以播遷微臣捐軀而聽命又云社稷不隕宇宙再安上覽訖謂孫覿曰對屬甚切非卿平昔閑習安能及此宣和錄

靖康要盟錄載表曰背恩致討遠煩汗馬之勞請命求哀敢廢牽羊之禮仰祈蠲貸俯切凌兢孫覿辭免待制狀曰靖康國破淵聖表降亟欲援吾君擠陷於不測之危豈復計此身誅絕於中興之後有喧公議請寘嚴科凡此誤朝誰爲禍首傒二聖辱在泥塗而不問則一時失於翰墨以何尤三朝北盟會編

張邦昌僭逆集百官作推戴表少監王紹草之先敍大金皇帝云道合三光功高九有惇德允元智將幾

於虞帝弔民伐罪義實過於周王又敍邦昌云惟太宰相公識探天人學貫今古內外之聲久著天人之意允洽膺大國褒崇之禮希前王作聖之功可治國事以主斯民三朝北盟會編。靖康末金人立張邦昌顏博文作赦書無非吠堯之辭聞者駭愕及以大寶歸上表云孔子從佛肹之召意在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誓將誑楚野客叢書。李淑到河中府謝上表曰長安日遠戴盆之望徒深宣室夜闌前席之期不再王陶再來河南府謝上表曰田園僅足二疏那見其復來羽翼已成四皓寧聞於再起二公表意一同到任未幾皆卒黃朝英緗素雜記。

宗忠簡公澤累表請上還京略曰今敵兵尚熾羣盜繼興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係天下治亂之所關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不報宋名臣言行錄。

宗忠簡公集八卷歿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贊上還京先言已涓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鑾輿亟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死之日都人爲號慟朝野皆相弔出涕宋名臣言行錄。

張浚等義師起李文肅公邴與權直院張守分撰請復辟表及批答上御朝明日賜公親札略曰卿毅然正詞氣折凶醜萬衆動色具臣靦顏公謝表亦云謀寢淮南雖慙素望笏擊朱泚實厲壯心詰責兇渠激

楊禁衛迫成復辟。實與祕謨。蓋出孤忠。豈徼後福。當時稱爲實錄。宋名臣言行錄。

李成受招安令泗州進士許道作謝表有云。恨非李廣之無雙。願効顏回之不貳。有旨爲文人婉順。先發赴行在。三朝北盟會編。

四六有作流麗語者。須典而不浮。汪彥章賀神降萬歲山表云。恍若壺天。金成宮闕。浩如玉海。虹貫山川。辭學指南。

汪彥章四六之工。自少年卽妙。崇寧三年霍端友榜。瓊林花宴謝頒冰。彥章作謝表有云。使嗽潤而吮清。得除煩而滌穢。順時致養。俯同翫雅之春。開受命知榮。固異衛人之夕飲。又云。深防履薄之危。不昧至堅之漸。子孫傳誦。記御林金盌之香。生死不忘。動宮井玉壺之潔。墨莊漫錄。

顏魯公自撫州刺史移湖州刺史。汪彥章藻紹興初。自湖州移撫州。謝上表云。惟臨汝之故都。有魯公之遺跡。時當唐代。來自吳興。雖賢愚比擬之非倫。然明聖選除之得所。奉明主十行之詔。願布寬隆。想英賢百世之風。更思奇節。語意條暢。亦奇矣。第來自吳興。小疵也。能改齋漫錄。

劉禹錫聽舊宮人穆氏唱歌一詩云。曾陪織女渡天河。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正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劉在正元任郎官御史。後二紀方再入朝。故有是語。汪藻始采用之。其宣州謝上表云。新建武之官儀。不圖重見。數正元之朝士。今已無多。汪在宣和間爲館職。符寶郎。是時紹興十三四年中。其用事可謂精切。邁嘗四用之。謝侍講修史表云。下建武之詔書。正爾恢張於治具。數正元之朝士。獨憐留落之孤蹤。

以德壽慶興曾任兩省官者遷秩蒙轉通奉大夫謝表云供奉當時敢齒正元之朝士頌歌大業願賡至德之中興充永思陵橋道頓遞使轉宣奉大夫謝表云武德文階愧三品維新之澤正元朝士動一時既往之悲主上卽位明堂禮成謝加恩云考皇祐明堂之故操以舉行念正元朝士之存今其餘幾亦各隨事引用近者單夔以知紹興府進文華閣直學士謝表云數甘泉法從之舊眞正元朝士之餘夔當淳熙中雖爲侍郎一朝名臣尙多又距今才十餘歲似爲未穩貼也容齋四筆

汪彥章賀呂成公初大拜啓云方羣臣憂杞國之天靡遑朝夕乃兩手取虞淵之日重正乾坤四六談麈程子山紹興初爲史官以狂躁得罪歸蜀遷靖州表謝曰爲其自作弗靖故使謫居此邦人以爲能自狀也寓簡

紹興二年三月資政殿大學士王綯表臣昨任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正月二十四日奏事殿中乞以臣父故宣德郎贈太子太保先臣發元祐中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目所進策論十卷凡五十篇俟裝褾畢曰依臣見進故事例詣通進司報進而奉聖旨依奏綯旋得請提舉洞霄宮繳進其父所爲五十篇之文表略曰惟元祐之紀元復制科而取士維時司馬光之客有若劉安世之賢見所爲書舉以應詔因知己之遷謫幷薦士而棄捐事與志違言隨名寢蓋是安世旣貶發故不得召東坡嘗得其詞藁致書謂慮深詞達非淺陋所及四朝聞見錄

紹興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詔皇太后宮殿名慈寧三十日畢功羣臣上表云臣等言德之大者必盡萬物

之報.以稱其禮.孝之至者.必得四表之心.以寧其親.天祚文武之隆.世基妊娠之德.仰模太紫.前考巽宮.宜詔揭於鴻名.以答揚於流澤.臣中賀竊以東朝置衛.遠存長樂之鴻名.中禁承顏.近著寶慈之茂實.皆以體王居於宸極.據寶勢於坤靈.廣一人欽愛之風.極萬世尊崇之奉.載新令典.允屬聖時.伏望皇帝達孝通於神明.要道形於海宇.紹復大業.對越祖宗.在天之靈.抑畏小心.躬達帝王高世之行.人與能而樂戴.天復命以中興.上推履武之祥.不啓生商之慶.方且致天下之養.用寅奉於母儀.成路寢之威.示日嚴於子道.臣等率顧衆志.懇款一詞.敢稽令於前章.極崇施於顯號.叶情文而並舉.煥典册以增華.輦道中通.朝夕燕雨宮之喜.珮環入覲.時節奉萬年之觴.示垂裕於無疆.益儲休於有羨.伏請建皇太后宮殿以慈寧爲名.時顯仁太后尚羈北庭.讀此眞堪爲高廟泣下也.楓窗小牘.

寶叔向所用柰花事.出晉史.云成帝時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白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已而杜皇后崩.其言遂驗.紹興寧德皇后訃音從北庭來.知徽州唐煇使休寧尉陳之茂撰疏文.有語曰.十年罹難.終弗返於蒼梧.萬國銜寃.徒盡簪於白柰.是時正從徽廟蒙塵.其對偶精確如此.容齋四筆.

秦會之忠獻公謝車駕幸第.家人輩各拜恩數表.首云.注目帝車.方望雲而盤辟.移居仙境.容舐鼎以飛昇.中謝.後云.婦子孫息.同荷優恩.官封服章.躐登常職.末云.臣敢治外自內.訓子及孫.共肩忠孝之心.永享國家之福.祐陵復土.被命撰哀册文.首云.十年生別.萬里喪歸.清波別志.

紹興己未.周敦義葵爲侍御史.梁仲謨汝嘉爲戶部尚書.敦義欲論之.甫屬藁而泄.其事於仲謨.時秦會

之秉鈞。仲謨致懇款於會之。會之領略之。是夕敦義牒閤門。明朝有封事求對。翌日會之奏事。卽擬除敦義爲左史。天意未允。敦義方侍引。會之下殿。卽喻閤門云。周葵已得旨除起居郎。隔下又明日。敦義立螭直前懇之。高宗諭會之云。周葵遽易之。何也。會之云。周葵位長言路。碌碌無所建明。且進退百官。臣之職也。倘以臣黜陟不公。願先去位。上云。不須如此。是日批出周葵與郡。遂出守嘗川。秦含怒未已。思多方誤之。未幾。易守平江。會李仲永椿年爲浙漕。應辦北使。會之喻意仲永。使爲之所。仲永之囘。卽入奏敦義在郡。錫燕金使。飲食臭腐。致行人有詞。講和之初。不宜如此。敦義落職罷郡。謝表云。雖宰夫是供。各司其職耳。然王事有闕。是誰之過歟。自是投閑十五年。揮麈後錄。

方公美庭實。與化人。其父宣和中嘗爲廣南提學。以卒。公美後登科。至紹興間。自省郎爲廣東提刑。以母憂去官。服闋。復除是職。公美辭以不忍往。秦會之不樂。降旨趣行。公美勉强之官。謝上表云。三舍教育。先臣之遺愛尙存。一笑平反。慈母之音容未遠。讀者哀之。已而竟沒於嶺外。揮麈後錄。

和議成。徐俯守上饒。連南夫帥廣東。岳飛宣撫淮西。皆因賀表寓諷。俯曰。禍福倚伏。情僞多端。南夫曰。不信亦信。其然豈然。雖虞舜之十二州。皆歸王化。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爾欺。飛曰。救暫急而解倒懸。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宋史姦臣傳。

秦會之既主和議。大帥皆罷兵權。賜田宅。予爲岳侯作謝表。有云。功狀蔑聞。敢逐良田之饋。謗書狎至。猶存息壤之盟。會之讀不樂。寓簡。

朱弁字少張。徽州人。學文頗工。早歲漂泊。游京洛間。晁以道爲學官于朝。一見喜之。歸以從女。弁以啓謝之云。事其大夫賢者。以其兄子妻之。又以李虛中之術。較量休咎。游公卿間。六飛在維揚。有薦之者。授修武郎閤門宣贊舍人。副王正道倫出疆。被拘在朔庭。因正道之歸。賚表於上云。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飛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上覽之感愴。厚卹其家。揮麈三錄。

張樞密子功。紹興末還朝。已近八十。其辭免及謝表皆以屬予。有一表用飛龍在天對老驥伏櫪。公皇恐語周子充左史。託言於予。易此二句。周叩其故。則曰。某方丐去。恐人以爲志在千里也。周笑解之曰。所謂志在千里者。正以老驥已不能行。故徒有千里之志耳。公雖筋力衰。豈無報國之志耶。子功亦笑而止。蓋其謹如此。墨莊漫錄。

四六應用。所貴剪裁。或屬筆於人。有未然。則當通情商搉。建康王元樞初以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除試工部侍郎。仍眞除。落權字。辭免奏劄。第及起曹議者疑焉。託一故人草謝表。內一聯云。百工之事。蘭省遽冒於眞除。一札之書。花塼復遵於故步。王改作散句。蘭省遽接於英游。花塼不失於故步。剪裁固善。然花塼宜帖故步上句。或謂似稍偏枯。清波雜志。

綦翰林叔厚。謝宮祠表云。雜宮錦於漁簑。敢忘君賜。話玉堂於茅舍。更覺身榮。時歎其工。又有一表云。欲拄衣冠。尙低徊於末路。未先犬馬。儻邂逅於初心。尤佳。老學庵筆記。

參政漢老坐其兄會稽失守落職。謝章云。包胥不食而哭秦。素心猶在。李陵得當而報漢。後效難期。四六

談麈

葉石林少蘊知福州。具賀朝會表云。緊昔艱難。孰測聖人之勇。迨茲平定。益知天子之尊。四六談麈。族叔茂振以正字權外制。曰。秦丞相俾代作進茶鹽法表。繼聞秦自有所改定。迨付出所改者。不有成憲。將何靖民。八字耳。或叩本語。云不逮也。清波雜志。胡文定以親辭成都學事云。矧當喜懼之年。深計短長之日。曾文清求歸侍云。朝則倚門。暮則倚閭。常恐失望。父曰嗟子。母曰嗟季。曷敢弭忘。困學紀聞。玉牒所記。非止本支。而凡一朝大政事、大號令、大更革拜罷皆在焉。仙源積慶特其一條耳。于湖進表。終始對說。其詞云。帝系勒鴻。縈科條於屬籍。聖謨啓祐。嚴訓典於寶儲。堯統漢緒。肇派別於天潢。周誥商盤。儼仙鑾於東壁。惟昭穆親疎之有序。與文章詞令之當傳。麟趾振振。共仰宗盟之益茂。虞書渾渾。更瞻聖作之相輝。其形容玉牒。方爲兩盡。祝穆事文類聚。隆興二年改乾道。及甲午改純熙。既已布告天下。予時守贛。賀表云。天永命而開中興。方茂卜年之統。時純熙而用大介。載新紀號之文。迨詔至。乃爲淳熙。蓋以出處有告成大武之語。故不欲用。洪邁容齋續筆。以十年爲一泰。其說見白樂天集中詩云。年開第七泰。屈指幾多人。是時六十三元日詩也。又曰。行開第八泰。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開爲第八泰。蓋以十年爲一泰耳。近時壽聖皇太后慶八十。而廟堂有辭免恩例劄子曰。昌齡協千秋之會。東朝開八泰之期。又曰。慶闡開八秩之算。三世奉萬年之觴。

盡改開爲登字。野客叢書

蓮峯周貳卿賀表。用萬馬救中原對一驢載都市。灊山朱舍人閒之四明王侍御。適參坐。誦臧質傳中數十言。俱稱其强記。攻媿集

史直翁丞相表語云。侵尋歲月。六十有三。補報朝廷。萬分無一。又李淇水謝戶書云。補報朝廷。本末無萬分之一。因循歲月。甲子已六十有奇。浩然齋雅談

越王自草表。中自序云。逡巡歲月。七十有三。而未得所對。有客以今余大參父能四六爲薦者。越王召見。試以表中語俾爲屬對。余應聲曰。此甚易。以補報乾坤萬分無一爲對。足矣。越王大加賞識。今四六話中載越王表語。而不及余。非越王不揜人善之意也。四朝聞見錄

前載史越王辭免太傅表。得之聞見。以爲出於余公天錫之父。暨儲行之孫沐錄示。則非辭免表。蓋青詞云。反本狐邱。寓誠獬祭。念此閶門之多指。迫於投老之一身。欲用侵尋歲月。八十有三。未有其對。訥齋馮端方在坐。應曰。補報乾坤萬分無一。王稱賞久之。四六話中亦載。謂其本於古人之聯。未知前今所載孰是。吳門友人之子胡北訪余天錫之弟天任於四明。因舉聞見所載。余公天任曰。是也。蓋先伯所對。但歲月二字非是。其易爲甲子。天任與余公天錫爲同氣。後繼其季父云。四朝聞見錄

龍川陳亮奏書阜陵。幾至大用。阨于卿相。流泊有年。光皇賜對。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舉君道師道以爲對。時諸賢以光皇久闕問安。更進迭諫。獨於末篇有豈在一月四朝爲禮之說。光皇以爲善處父子之間。

故親擢爲第一。及發卷。首得亮。上大喜曰。天下英才。爲朕所得。命詞臣行亮制曰。往贊侯藩。姑循近比。朕之待爾。豈止是哉。蓋有意於大用也。亮謝阜陵表云。昔者論天下大計之小臣。亦嘗勸聖人隱憂之良會。一時排擯。十五載之多奇。末路遭逢。四百人之自見。共幸奮身於今日。獨知回首於當年。末聯云。設科取士。雖舊貫之相仍。陳力復讎。亦大義之難廢。四朝聞見錄。

周益公相兩朝。慶元間以退傅居於吉。隱然有東山之望。當路忌之。有呂祖泰者。東萊之別派也。奮然投匭乞以益公爲相。朝論雜然。以爲公實頤指之。乃鐫一官爲少保。下祖泰于天府。杖而竄之。益公上表謝。余時在里中。傳得之。今尚憶其全文曰。告老七年。宿愆猶在貶官一等。鴻造難名。敢期垂盡之年。猶麗怙終之罪。中謝。伏念臣疏庸一介。際遇四朝。逮事高皇。已徧塵於臺省。受知孝廟。復久玷於機衡。不思勉勀於同寅。乃敢與聞於異論。既肺肝衆所共見。豈口舌獨能自明。惟光宗與念於元僚。亦屬分於閫寄。肆陛下曲憐其末路。爰俾遂於里居。首將正於狐邱。巢忽危於燕幕。狂生妄發。姓名輒及於樵蘇。公議大喧。論罰盍輸於薪粲。僅削司徒之秩。仍存平土之官。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崇德尚寬。馭民以敬。故國皆曰殺。雖無可恕之情。而耄不加刑。姑用惟輕之典。遂令衰朽。亦與生全。臣有愧積中。無階報上。省愆田里。視桑蔭之幾何。託命乾坤。比櫟材而知免。初當路入浸潤。欲文致以罪。而難其重名。意或有辨論。乃置於貶。及奏至。引咎紓徐。言正文婉。洒然消釋。既而東朝奉寶冊。詔復其秩。時廷綸有曰。駭匹夫狂悖之上聞。乃片言詿誤之併及。既有疑於三至。姑薄褫於一階。朕方建皇極而融合於黨偏。尊重闈而濡浹於慶施。申念三

朝之元老僅同下國之靈光寧屈彝章以全晚節屬外親之詣闕在更生初豈預知貶宮保以居閒矧彥博已嘗得謝猶不謂非罪也嘉定更化詔溯祖泰過名授以文資而晦菴文公以下皆褒贈賜謚於是其言始申程史

曲禮云有貧薪之憂孟子云有采薪之憂義皆相近周益公謝祠表曰介竹無功懇辭良郡貧茲有疾願備祠官人謂誤寫不知公自注云出公羊威公十六年屬貧茲注屬託也諸侯疾稱貧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貧薪此言託疾也楊伯嵓臆乘

今臣僚上表所稱誠惶誠恐及誠歡誠喜頓首稽首者謂之中謝中賀自唐以來其體如此蓋臣某以下亦略敘數語便入此句然後敷陳其詳如柳子厚平淮西賀表臣貧罪積釁違尚書牋表十有四年云云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語意未竟也其下即云臣誠惶誠恐蓋以此一句結上數語云爾今人不察或於首聯之後湊用兩短句言震惕之義而復接以中謝之語則遂成重複矣前輩表章如東坡荊公多不失此體近時周益公爲相謝復封表云華陽黑水裂地而封舊物青氈從天而下磨玷之勤未泯執珪之寵彌加臣誠惶誠恐或以爲疑嘗以問公公答之正如此齊東野語

周益公代交趾進馴象表首聯云效牽靈囿備法駕之前驅已見象爲有用又曰名應周郊之五路克協馭儀耳聞舜樂之八音能參率舞靡憚奔馳幸捨鳶飛之跕跕無煩教擾俾陪獸樂之般般曲盡馴象生意辭學指南

周益公表則誕皇孫賀重華宮曰有天下傳之子初微黃屋之心受帝祉施于孫俶誕青宮之肖乞致仕曰三千同臣心甫際興王之運七十致君事適臨告老之年謝復益國公曰華陽黑水裂地而封舊物青氈從天而下以言乎啓則賀陳右相曰底績政塗奮庸揆路濟巨川汝作舟楫式資利涉之功若和羹爾惟鹽梅更賴均調之助賀王德言除工部侍郎曰擢登起部仍直鑾坡閶闔晨趨班冠貳卿之玉筍絲綸夜草燭搖內相之金蓮賀直院陽給事椿曰塗歸東省儼直北門論事激昂百辟憚回天之利摛文掞麗四方傳鄭地之聲謝劉守再送朱墨錢曰長者賜不敢辭正惟禮屈小人腹已屬饜過為身謀凡此皆字字破的篇篇出奇只在首聯其題意粲然靡所不載可謂文中虎也公平昔所著可觀不可殫姑舉此則嘗鼎一臠可知矣孫奕示兒編

翰苑多難著故其體不一某以乾道庚寅歲初忝寓直凡詞頭之小者院吏輒以片紙錄舊作謂之屏風兒予笑曰此陶穀所謂一生依本畫葫蘆今觀王岐公謝承旨表蓋亦連別本殆屏風之類矣其詞謂由西掖入北門行將二紀又云鼎聖祚之肇新顧藩邸之屢易則為張文定公安道無疑然閎博燕閒淳龐宣精等語岐公表實用之文體大略亦相類二公蓋同直者顧不嫌於同此前輩廣大規模也益公題跋

宋四六話卷六

表

東萊呂成公祖謙集皇朝文鑑既成孝宗錫名文鑑除公直秘閣暨賜御府金帛成公謝表云既叨中秘清切之除復拜御府便蕃之賜陳騤時爲中書舍人執奏以爲此特編類之勞恐賞太厚上不悅陳成公遂力辭帖職上不從四朝聞見錄

建炎三年先忠宣公銜命使北方以淮甸賊蠭起除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李成以兵護至南京公遣書抵成成方與耿堅圍楚州答書曰汴涸虹有紅巾非五千騎不可往軍食絕不克唯命公陰遣客說堅堅强成斂兵公行未至泗諜云有迎騎甲而來副使龔璹憚之送兵亦不肯前遂返旆卽上疏言李成以饋餉稽緩有引衆納命建康之語今靳簽薛慶方橫萬一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方含垢養晦之時宜選辨士喻意優加撫納疏奏高宗卽遣使撫諭成給米五萬斛初公戒所遣持奏吏須疏從中出乃詣政事堂白副封時方禁直達忤宰輔意以託事滯留爲罪特貶兩秩而許出滁陽路紹興十三年使回始復元官時已出知饒州命予作謝表直敍其故曰論事見從猶獲稽留之戾出疆滋久屢沾曠蕩之恩始拜明綸得仍舊秩伏念臣頃繇乏使不敢辭難値三盜之連衡阻兩淮而荐食深虞猖獗之患或起呼吸之間輒露便宜冀加勤恤雖稟書賜報樂聞充國之建言而吏議不容見謂陳湯之生事虧除官簿繇歷歲時

敢自意于來歸。遂悉還於所奪。茲蓋忘人之過。與天同功。念臣昔麗於微文。蔽罪本無於它意。故從數赦。俾獲自新。書印既畢。父兄復共議秦檜方擅國。見此表語言。未必不怒。乃別草一通引咎曰。使指稽留。宣速虧除之戾。聖恩深厚。卒從技拭之科。仰服矜憐。唯知感戴。伏念臣早繇乏使。遂俾行成。值巨寇之臨衝。欲搏人而肆毒。佯節宣圖于報稱。引車何事於逡巡。徐偃出疆。既失受辭之體。申舟假道。初無必死之心。雖從貶秩以小懲。尚許立功而自贖。徒行萬里。無補一毫。敢安冀于隆寬。乃悉還於舊貫。茲蓋忘人之過。撫下以仁。陽爲德而陰爲刑。未嘗私意賞有功而赦有罪。皆本好生。坐使孤臣。盡瀕宿負云云。（容齋三筆）

徽宗以紹興乙卯歲升遐。時忠宣公奉使未反。命滯留冷山。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曰。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仙。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況故宮爲禾黍。改館徒饋于秦牢。新廟遊衣冠。招魂漫歌於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縶惟嘔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容齋三筆）

盤洲洪公擬宰臣賀復河南表。有宣王復文武之土。光啓中興。齊人歸鄆讙之田。不失舊物之句。（辭學指南）

韓文公王仲舒銘云。敷文帝階。擢列侍從。野處謝敷文閣直學士表云。宣布中和。方歌盛德之事。擢列侍從。遽復敷文之階。雖借用而切當。（困學紀聞）

表斷句須有力。如洪景盧但驚奎壁之輝。自天而下。莫測龜龍之秘。行地無疆。（辭學指南）

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宋史趙鼎傳。

朱文公慶元二年冬十二月癸丑。褫職罷祠。臺臣擊僞學。至榜朝堂。未幾。張貴謨指論太極圖說之非。而沈繼祖以追論伊川程正公爲察官。而胡紘草公疏未上。會以遷去職。遂轉授繼祖。故有是命。公遂拜表稱謝曰。罪多擢髮。分甘兩觀之誅。量極包荒。姑示片言之貶。迨復尋於白簡。始知麗于丹書。鐫延閣論撰之名。輟眞祠香火之奉。茲爲輕典。永賴洪庥。捧戴奚勝。感藏曷喻。中謝。伏念臣草茅賤品。江海孤生。蚤值明時。已誤三朝之眷奬。晚逢興運。復叨上聖之深知。召自藩維。擢參經幄。略無可紀。足稱所蒙。既遠去于朝行。卽永歸於農畝。然猶畀之秩祿。使庇身於卜祝之間。寘在清流。容廁跡於圖書之府。所宜恭恪。或追悔尤。乃弗謹於彝章。遂自投於憲網。果煩臺劾。盡發陰私。上瀆宸嚴。下駭聞聽。凡厥大譴大呵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於衆惡之交歸。亦乃羣情之共棄。而臣瞶眊。初罔聞知。及此省循。甫深疑懼。豈謂乾坤之造。特回日月之光。略首從之常規。旣俾但書於薄罰。稽眚終之明訓。倘許卒遂於餘生。是宜衰涕之易零。惟覺大恩之難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廣覆。舜哲周知。謂表正於萬邦。已極忠邪之判。則曲全於一物。未傷黜陟之公。遂使頑蒙。獲逃竄殛。臣敢不涵濡聖澤。刻勵愚衷。雖補過修身。無及桑榆之暮景。然在家憂國。未忘葵藿之初心。四朝聞見錄。

景定壬戌。曾仲實侍郎爲江西轉運使。時度宗以忠王立爲皇太子。四月九日。乃其誕辰。次山爲曾公作

賀箋有曰純乾直月祥開初九之潛索震承華德稟函三之極諸司傳誦交稱精切蓋四月應乾而初九潛龍爻應儲副且協其誕日也隱居通議

陸放翁名游字務觀文士也高宗紹興末已爲樞密院編修官孝宗初立召對與尹穡同時賜進士出身恩遇甚渥俄以不謹交游罷通判鎭江府上不樂由是屢薦不官久之乃從范至能成大入蜀既而補郡稍遷部使者又以言廢淳熙末起守嚴陵入見上勞勉之既到官以表謝曰明主恩深書生命薄唐帝之知李白一官不及於生前漢皇之慕相如遺稿徒求於身後上頗憐之內禪前十日命以軍器少監權禮部郎中孝皇愛惜人才不終棄如此隱居通議

周漢國公主增封兩國次山爲運司進賀皇帝表有曰王姬下嫁於皇車服之儀帝制坦明復增湯沐之邑及公主薨又進慰箋於東宮有曰太傅之教在前動遵於禮有姊之喪拱右悲發乎情願於晨昏定省之餘勉進哀樂中和之諫其慰皇帝表有曰豈不嬰於皇情願悉歸之天數皆確論也隱居通議

周國公主出降去非爲趙廣微尙書進賀表有曰乾元御極化爰始於修齊巽索承華恩聿隆於選尙猗歟天合允矣邦榮末云王姬肅雍婦道信內則之咸宜帝壻貴重朝廷喜中興之僅見蓋自南渡後累朝未有帝姬出降故也隱居通議

包樞相恢嘗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奉詔行公田事既告成得轉通議大夫去非爲作謝表曰百畝畢公田之事詔俾奉行十行賜方國之書恩叨遷轉造語穩熟公田之行也賈師憲實主之雖曰省造楮以

重國計。然當時行之極擾。浙右震動。包公以大儒奉風旨。大失士望。故其轉官也。公論惜之。（隱居通議。）樞密包公道夫平生最疑周禮。以爲非聖哲之書。遂著書剖其非。號曰周禮六官辯。景定壬戌。公與劉潛夫尚書同侍讀緝熙殿。潛夫奏之。有詔宣取。歐聖弼爲作進表。雖所辨未當。而表則極佳。每恨失其稿。今年壬辰歲六月留盱。因叩其一聲道。再求得之。（按至元二十九年壬辰。公年五十三歲。此蓋當時紀失而復得之歲月。而編輯則在閩監之後也。）道在五經。固昭垂於軌範。書稽六典。敢妄肆於管窺。不圖一得之愚。仰徹四聰之聽。臣竊謂孟子不盡信武成之策。宗元猶深疑月令之文。矧茲設官分職之辭。決非垂世立教之本。蓋劉歆作以輔新室。莫掩其奸。謂周公以之致太平。恐乖其實。惟唐宗誤以爲聖作。雖漢儒亦識其陰謀。字文放此而疾顛。安石行之而大壞。儻果出古者不刊之訓。何至爲後來取敗之階。臣退揆蒙愚。未能渙釋。耳提面命。頗有得於父師。口誦心惟。因默參於義例。乃詳訂而爲之辨。欲深藏以淑其私。顧惟積聞見於丁年。豈意裨覽觀於乙夜。茲蓋恭遇天生神聖。日就緝熙。格物致知。固已循於本末。謹思明辨。尤欲盡於精微。遂令螢爝之末光。亦造蟬蜎之邃宇。臣夙裒臆說。欣際昌期。學古訓而求多聞。涓埃奚補。藏書府以待能者。鉛槧爲榮。故友苑去非精工表奏。謂余曰。此表殊未易作。而聖弼作此。極有手段。馮虛鶩空。自成一片。令人讀之心服。去非與聖弼交情不孚。而當時公論如此。（隱居通議。）

初。允文由臨安府學教授爲國子監書庫官。遷宗學諭。以言去。踰年。得監華州西嶽廟。以啓謝諫官曾廣微淵子。有曰。多男富壽。請祝聖人之三萬事功名。竊誦諫官之四。亦輕俊也。允文舊所長者。作賀體詩及

長短句甚精工。其後殊諱言之。臨安失守後。福州建行朝。允文奉密詔舉義。其後事不成。爲文丞相所殺。予作哀文弔之曰。故江西制置招討使侍郎吳公。稟資明銳。遭世艱虞。當樞密誅范瓊。實參計畫。適翰林乏陸贄。遂掌贊書。俄拂衣從田里之歸。忽游騎迫鄉邦之陷。社稷實不血食。深哀傾覆之何辜。宗廟盡爲黍離。每念播遷而隕涕。既出危城之岌岌。長懷故土之茫茫。會飛龍重建於行朝。而繫雁鼎來於密詔。慟哭拜命。慷慨起兵。關中遺民。喜見孔明之奮。山東羣盜。悉歸宗澤之招。既雲合而風從。宜乾旋而坤轉。云云。隱居通議。

景定癸亥冬至節。次山爲運司。進皇太子賀箋。有曰。聖心觀復。驗初晝之震庚。卦氣守中。迓循環之乾甲。蓋次年卽甲子。見得是亥年賀震宮冬至也。其賀皇帝表有曰。璧中軫中。密察乾文之運。天大地大。益昭王道之尊。隱居通議。

頃年番江初刊唐子西詩集。時寓公熊叔雅來見先人。偶案間置此書。顧煇曰。曾看否。第九卷第一篇惠州謝復官表。首云。始以爲夢。既而果然。語簡而意足。可法也。退而先人誨煇曰。前輩觀書不苟簡。類如此。雖一覽亦記篇目。後生豈可不勉。清波雜志。

西山先生曰。表有賀有謝。經筵進讀進講。有進貢有進書。其體頗不同。除單題易區處。有總數事爲一題者。破題須包盡。至於瑣碎工夫。尤爲繁多。且如出一賀册表。非胸中有五六件册寶。如何展布得一篇。又有不可測者。如宣和間順州進枸杞表。固非場屋中出。萬一試日或遇此題。平時不知枸杞爲何物。焉能

作靈根夜吠之語哉。須燈窗之暇。將可出之題。件件編類。如初學記、六帖、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册府元龜等書。廣博搜覽。多爲之備。向年嘗見臨安進野蠶繭及絲緜紗絹。因謂同學者曰。萬一以此命題。中間將何鋪敍。皆相顧無語。其後擬一聯云。麋絲織纊。無慙禹貢之供。冰素方空。不數齊官之獻。絲緜紗絹四者皆全。須如此用工可也。辭學指南。

甲子六月六日昧爽。福寧殿東西向列聖訓及讀書紀要各二匣。凝華集一匣。太子兩拜問安。又兩拜云。臣某職守東闈。恩承南面。近思問學。謹葺韋編。伏遇爹爹皇帝陛下。聖訓尊嚴。師資妙選。遂令讀見。晉徹睿知。臣下情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兩拜搢笏舞三拜。開匣各奉一册以進。兩拜云。纂輯所聞。編摩亦久。慚非博學。幸徹嚴宸。陛下教育歲深。修爲日漸。謹祈鈞覽。終賜玉成。兩拜進凝華集云。自幼習詩。久承親訓。僭編草稿。恭進蓂階。陛下勤於教子。學乃知方。仰冀聖慈。錫之乙覽。兩拜。退本宮聖堂祈祝。文云。愚昧讜才。勉强學問。夙佩君親之訓。垂二十年。問安視膳之頃。凡一語一言之教詔。服膺勿失。會集爲編。目曰聖訓。凡二百卷。卜吉恭進。惟神靈陰相之。八日付史館。賜詔云。朕惟萬邦克正。端自元良。百世昭垂。常存輿則。爰示宗嚴之訓。以昭燕翼之謀。期續心傳。用敷言教。皇太子某天資既淑。學問益充。凡平時丁寧告誡之辭。悉見於躬行實踐之際。復加編集。以示鑑觀。爰實契於朕心。可永垂於世則。庸加諭旨。丕寓至懷。九日起居畢。致詞云。頃集訓言。獲遭乙覽。登之史館。奬以溫辭。陛下道重傳心。恩深教子。敢不益加勉勵。庸竭忠勤。兩拜進詩云。寵頒御墨十行新。天錫光華被小臣。家學傳心當謹守。恩深何以報君親。

兩拜舞蹈退祝文云昨者告恭進聖訓果蒙默佑得徹宸嚴君親悅怡宣付史館不惟見某平日積習之功亦見我皇上天縱之學修齊治平之道藏之石渠照耀今古佩服神迹與此編相爲長久尚享陳世崇隨隱漫錄

紹熙甲寅歲太學諸生擬勸行樂表云周公欺我願焚酒誥於通衢孔子空言請束孝經於高閣以勸爲諷字字有來歷鶴林玉露

岳武穆家謝昭雪表云青編麈乙夜之觀白簡悟壬人之譖甚工鶴林玉露

嘉定和戎湖南師帥曹彥約賀表云過也更也何傷日月之明赦之宥之式彰天地之大一時傳誦吾郡羅逢伯之詞也鶴林玉露

嘉定受寶璽南塘賀表云函封遠致不知何國之白環琰刻孔章咸曰寧王之大寶困學紀聞

攻媿樓公曰順州得枸杞宿根於土中綦北海屬聯曰靈根夜吠美異質于千年驛騎朝馳薦聖人之萬壽眷荒裔沈藏之久實王師恢復之初物豈無知時如有待表既進天子爲之改容辭學指南

朱異宣諭七閩勑江夕拜常循俗異宮朝廷薄其罪止令分析江謝表云盡擊鮮更日之歡復擁笏垂魚之樂四六談麈

東萊先生曰表中謝後當說竊以各隨題意如代樞密使謝賜玉帶表云竊以裴度視師服章武通天之賞衞公戡難拜文皇于闕之珍如謝賜御書周易尚書表云竊以法始四營莫辯乎易文兼五典皆聚此

書是也或用事或不用事亦無定格辭學指南

胡交修代謝賜御製御書夏祭神應記表曰聖謨煥發紀休應于柔祇宸翰昭垂霈龐恩于遐服第二人便說御書不甚分明辭學指南

黃伯庸代宰相賀雪表云招來衆彥無晝臥洛陽之人激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詞意壯切眞宰相事也李公甫表云漢使嚼氈未必得匈奴之要領楚軍挾纊惟當堅祈父之爪牙語雖巧頗牽彊鶴林玉露代嗣高麗王修貢表俱是先說襲封方及來王之意惟第一人黃符先說本朝首聯云仰被王靈獲承基緒敬修臣職敢後要荒羅畸曰中國明昌適際聖神之運遠邦奔走宜修臣子之恭雖不及嗣王之意亦以首言中國遂爲第二辭學指南

羅疇老代高麗修貢表全篇皆穩其間一聯云地瀕日出每輸傾藿之心天闊露零亦被蓼蕭之澤二事人用之極熟此聯稍變言語遂爲佳句大抵用事當如此不然則汎濫雷同矣其斷句云矢來肅愼用昭遠慕之誠弓掛扶桑永荷誕敷之德亦好辭學指南

林虙謝修都城記表全篇皆好但斷句無力其中天造地設示根本於遐荒陽曜陰藏壯規模於萬古警句也辭學指南

張彥實楊原仲並居西掖代言多彥實與之潤色初亦無他彥實偶戲成二毫筆絕句云包羞曾借虎皮蒙筆陣仍推兎作鋒未用吹毛强分別即今同受管城封原仲以爲誚己大怒愬于會之詆言路彈之彥

實以本官罷爲宮祠。謝表云。雖造化之有生有殺。本亦何心。然臣下之或賞或刑。咸其自取。揮麈餘話。

李侍郎伯玉爲侍講。誤犯穆陵嫌名。上章自劾。有旨免罪。震卿爲草謝表有曰。講學方新。聿陳古誼。臨文不謹。誤觸嫌名。凜雷電之震驚。荷乾坤之涵育。臣若稽虞典。舜曰重華。戴考夏書。禹稱文命。如揭日月。不以山川有耳目者皆知。豈齒牙之敢及。又曰。姓所同。名所獨。既重犯於嚴威。功惟重。罪惟輕。乃大恢於聖度。此表一時爲人夸誦。隱居通議。

淳祐三年。召趙葵欲除右相。葵到京。言者謂宰相須讀書人。葵知乃逕出國門。上表辭相位曰。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自慚。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抃之言而自解。歸領鄉郡。無名氏宋季三朝政要。

楊駙馬賜第。拓四旁民居以廣之。最逼近者莫如太學生方大猷之居。首獻作倡。穆陵大喜。視其直數倍酬之。方作表謝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毫以上。悉出君恩。自此擢第登朝。皆由此階而梯焉。齊東野語。

杜善甫。山東名士。工詩文。不屑仕進。有薦之於朝。遂召之。表謝不赴。中二聯云。俾獻言於乞言之際。敢盡其忠。若求仕於致仕之年。恐無此理。不能爲白居易。漫法香山居士之名。惟願學陸龜蒙。拜賜江湖散人之號。山房隨筆。

開禧間。陳宜中與權、劉黼聲伯、黃鏞器之、林則祖與周、曾唯師孔、陳宗正學。亦以上書得謫。號六君子。至景定初。時相欲收時譽。並擢高第。既而林則祖、陳宗先死。曾屢遭黜。三公者相繼召試。居言路。出藩入從。

咸淳癸酉間。聲伯自海閫召爲從官翰苑。與權自閫帥擢秋官。居瑣闥。器之起家知廬陵。兼倉節。是歲六月。正言郭閶劾器之云。虛名多足以誤世。實德乃可以服人。又云。黃鏞偶儕六士。遂得虛名。昨守吳門。怪狀百出。愧士不敢謁學。畏軍不敢閱武。既綰郡符。復兼庾節。怪誕仍不可枚數矣。越宿。陳與權入奏曰。朝廷建官。本欲兼收實用。臣子事上。豈容徒竊虛名。倘公議有及於斯。恐頃刻難安于位。比觀諫垣造膝之抨彈。斥云廬陵治郡之無狀。一皆公論。何預孤蹤。但首發虛名之誤世。上係國家。而明指六士以修言。已形辭色。蓋亦謂忝論思之數。將使自知進退之謀。欲使特畀閒廩。以穆師言。詔不允云。虛名誤世。辭氣若過於抑揚。實德服人。指意則有所歸重。援是求去。非朕攸聞。劉聲伯亦一再上疏求去。不允。郭不自安。乞罷言職者亦再云。直言無忌者諫之職。何敢容私。轉喉觸諱者語之窮。安能逆料。惟茲老守舊有直聲。惜其預六士之稱。不能終譽。若此。今指其兩郡之政。謂非虛名可乎。二臣何見相繼引嫌。實是實。虛自虛。人品固難於概論。聞所聞。見所見。事理委無以相干。亦不允其請。齊東野語。

德祐元年五月。太皇太后詔諭呂文煥等息兵通好。文煥回本國書云。報國盡忠。自許初心之無愧。居城守難。豈圖末路之多差。茲祈轉念。昔年之功。庶可少伸。今日之款。明公問信。歸人欲言。伏念少歷戎行。壯臨邊徼。干戈滿眼。輕性命於鴻毛。弓箭在腰。繫死生於馬足。不憚驅馳於西北。誓將屏蔽於東南。幸以微勞。屢收薄效。至若襄城之計。最爲淮甸之危。蠢茲無厭之人。指將必攻之地。迅裂如水火之衝擊。震蕩如風雨之去來。坐一日爲尤難。居九年而可奈。南向高築。蓋欲拒吾喉襟。樊城盡屠。其在剪我羽翼。雖劉也

先首於犯順而焦然中苦於黨姦孤城其若彈丸謂可靴尖之踢倒長江雖曰天塹或欲投鞭而斷流兇焰如斯先聲屢至臣能死爾仰天而哭伏地而哀男既生氓析骸而炊易子而食尚冀廟堂之念我急會鄰郡之聚兵委病痛於九年之間案肌肉於羣虎之口思念張巡之死守不如李陵之詐降猶期後圖可作內應國手局敗留着此豈出尋常之機俗眼圖耳觀形奈不識驪黃之馬豈使忠臣偶陷於他國亦從絕意不念於鄉閭固知死也何補於生安有食焉不任其事因銜北命乃擁南兵視以犬馬報以仇讎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哉臣煥等死罪幸荷今皇上亶其好生開以自新之路明公都督雖是問罪藹然念舊之情安敢固違永爲背叛見今按兵不動臥轍不驚撫此良辰伏覩景命且秦穆公之赦殺馬在野人猶知報恩如齊威公之相射鉤願君子終無忌怨劉一清錢塘遺事

盧多遜丞相謫海外國史載其謝表末云流星已遠拱北極已無由海日空懸望長安而不見又其孫載作范陽家誌附其臨終自作遺表略云昔日位居黃閣衆口鑠金此時身謝朱崖蔓草縈骨雖有五代衰氣然亦可哀矣四六話

王元之謫居黃州至郡二虎鬬於郡境一死之羣雞夜鳴冬雷電司天奏守土者當之詔內臣乘驛勞之即徙蘄州抵蘄上謝表曰宣室鬼神之問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上覽之曰禹僁其亡乎四六話

元之自黃移蘄州臨終作遺表曰豈期遊岱之魂遂協生桑之夢蓋昔人夢生桑而占者云桑字乃四十

八果以是歲終元之亦以四十八而歿也臨歿用事精當如此足以見其安於死生之際矣四六話

嘉定間寶謨閣學士許奕病篤口占遺表云臣非衰病偶染微痾當湯熨可去之時臣則以疾而爲諱及碱砭已窮之後醫遂束手而莫圖靜思膏肓所致之由大抵脈絡不通之故固知養患成禍豈惟理身則然苟能疏壅預防以之醫國亦可蓋指近事以爲身喻也乾道間胡周伯尚書亦云賈誼號通達國體大痡踧蹙類辟病痱皆借一身喻之今日國體何病也能言病未必能處方不能言病而輒處方誤人死矣今日之病名風虛虛內也風外也外風忽中半身不遂靖康也幸其半存建炎也咎已往半存之身常凜凜不自保也今欲併治不遂者怵市道之說售嘗試之方湯熨砭石雜然而進使誼復生必慮中風再至至半存之身亦不能救矣所謂可痛哭流涕者也蓋本呂獻可乞致仕表云臣本無痼疾偶直醫者用藥乖方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順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寖成風痺遂難日步非徒憚踧蹙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所未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是思逃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退政三公之論實祖誼云碧溪詩話

張南軒將死作遺表曰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大命至此厥路無由猶有微誠不能自已伏望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絕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見永清四海克鞏不圖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表來邸吏以庶僚不得上遺表却之卒四日上乃聞之宋名臣言行錄

表章自序以兩臣字對說由東坡至汪浮溪多用之然須要審度君臣之間情義厚薄及姓名眷顧於君

前如何。乃爲合宜。坡潮州謝表云。知臣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臣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登州表云。於其黨而覩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以求長。知臣稍習於治郡。侍讀謝表云。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初有不欺君之實。欲使朝夕與於討論。潁州表云。意其忠義許國。故暫召還。察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汪謝徽州云。謂臣不改歲寒。故起之散地。察臣素推月旦。故付以本州。爲陸藻謝給事中云。知臣椎魯無它。故長奉賢王之學。惓臣踐揚滋久。故亟陞法從之班。爲汪樞密謝子自北歸不令入城降詔奬諭表云。知臣齒髮已凋。常恐鄧攸之無後。憐臣肺肝可見。有如去病之辭家。凡此所言。皆可自表於君前者。劉夢得代竇羣容州表。有察臣前任事實。恕臣本性朴愚之句。坡公蓋本諸此。近年後生假倩作文。不識事體。至有碌碌常流。乍得一壘輒云知臣察臣之類。眞可笑也。容齋四筆

郡守謝上表。首必云伏奉告命。授臣某州。已於某月某日到任上訖。然後入詞。獨劉夢得數表。首尾敍述。皆與它人表不同。其夔州、汝和州、同州、蘇州諸篇。一體。邁長子樗嘗稱誦之。及爲太平州。遂擬其體。代作一表。其詞云。臣邁言。伏奉今年九月十七日制書。授臣知太平州者。一麾出守。方切矜危。三命滋共。弗容控避。仰皇天之大造。叩丹地以何言。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叡知有臨。神武不殺。慕舜之孝。見堯於牆。德冠古今而獨尊。仁並清寧而偏覆。明見萬里。將大混於車書。子來庶民。更精求于皆牧。臣家本儒素。時無令名。濫竽鴻博之科。稅駕清華之地。瀛山抱嶼。郎省握蘭。在紹興之季年。汚記注於右史。龍飛應運。鳳紀卜祥。不遺細微。兼取愚頓。遂以詞賦之職。獲侍清閒之歡。雖宿命應仙。許暫來於天上。而塵心未斷。旋即墮

於人間。一去十八年之中。三叨二千石之寄。未繇金華郡。還紬石室書。從珍臺閒館之遊。勸廣廈細旃之講。眞拜學士號名私人。受九重知己之殊。極三八承明之幸。使與大議。不專斯文。而臣弱羽不足以當雄風。蹇步不足以勝重任。上恩惜其終棄。左符寵其餘生。李廣數奇。徒羨侯於校尉。汲黯妄發。敢歎薄於淮陽。臣卽以今月二十八日到任上訖。伏以郡在江東。昔稱道院。地鄰淮右。今謂壯藩。謹當宣布恩威。奉行寬大。求民之莫。問俗所宜。緩帶輕裘。雖弗賢長城於李勣。清心省事。敢不避正堂於蓋公。庶幾固結本根。少復報酬知遇。全規模其步驟。然視昔所作。猶覺語煩。（容齋四筆）

表起聯　東觀書林。久後漢儀之覩。西崑榮府。載瞻周馭之臨。（東萊賀車駕幸秘書省）皇治憲天。垂宏模於萬世。史編繫日。昭成法於一王。（倪正父進壽皇日紀）德茂重華。接璿源而詒燕。書嚴大典。續寶牒以垂鴻。（進壽皇玉牒）侍言虎觀。陳三聖之宏規。錫宴麟臺。講一時之盛禮。（周益公謝讀三朝寶訓終篇宴賜）聖皇至孝。荷神鑒之溥臨。清廟儲祥。挺靈華之秀發。（說齋賀仁英室芝草）上聖紹休。丕衍洪圖之慶。元儲正位。茂膺顯册之儀。（陳正父賀皇太子受册）治繼三朝。不闡貽謀之懿。法垂萬世。聿嚴紀事之書。（西山進三朝國史帝紀）聖神御極。廣推徧覆之仁。動植蒙休。共効太平之瑞。（葉謙亨進五色雀瑞麥芝草圖）聖而濟衆。親成垂世之經。予以馭臣。例及稱藩之國。（李公彥代夏國謝賜聖濟經）烈祖文孫。一本纘承之懿。皇支帝載。兩全筆削之公。（王器之進三祖類譜今上重修玉牒）三后在天。軼鴻猷於今古。百王冠德。紀茂實於典謨。（東萊進三朝國史）規模宏遠。更三聖以重光。憲度著明。參四書而並載。

進慶元勅令格式。惟皇上帝將開與子之祥有佾閟宮畢歲尊祼之事野處賀祠高祼。舜數在躬大二人之聖孝堯言布下輯三紀之眷謨東萊進建炎紹興詔旨。投戈講藝載信三代之風肆筆成書增貢七篇之訓東萊謝賜御書孟子。九月授衣駿發先庚之旨百官承式薄害令甲之恩謝冬衣。親年有永方齊箕翼之輝聖孝無前併上乾坤之策賀太上帝后尊號册寶禮成。宸襟興學稽上古之聖謨帝幙疏恩錫先儒之義贊許蒼舒代講讀官謝賜尚書正義。鏤牒編年並紀光華之旦涓辰蔵事聿新尊閣之儀傅景仁賀奉安玉牒日紀。明聖宣恭寫作宸居之監書言深潤勒爲册府之珍代宰臣進秘書省石刻御書御製敬天圖。御府分珍煥切磋之文采使軺臨賜新指畫之威儀龍溪謝賜象簡。皇天篤佑忽垂象以示人聖主靈承乃側身而修行亟銷變異宜即彝儀率籲庶工仰于淵聽星變請御殿復膳。保章瞻象既除星祲之災太僕詔王盡正朝儀之位龍溪星變請御正殿。辭學指南。表竊以用事　眞宗著清景之題必言省費仁祖述危竿之諭蓋謹居高周益公謝御製損齋記。應如堯帝祝多子於封人聖若文王詠百男於周雅周益公賀生皇子。世祖推恩長安列六子之舍明皇廣愛華清建百孫之居盤洲代郡王謝賜第。周有采薇之詩因命帥以衞中國漢著大風之詠期得士以守四方初寮謝賜御詩。被鼻以生驗漢庭之熙洽食槐而化彰唐室之隆平滕子濟賀野蠶成繭。漢文繼統每惟代邸之優唐帝嗣圖尤軫潞宮之念魯可宗代常德府謝賜府額。姬姓作藩未成人而賜履漢宗受社方在褓以錫封元章簡代皇子謝。堯言布下猶資五典之傳漢制恤人尚賴六經之續進

纘修寬恤詔令. 笙鏞列於舜陛無相奪倫管磬設於周庭既備乃奏初察賀燕樂成. 與史册以並驅. 唐有嘉名之創煥文風而可述漢稱洪業之尊陳益父賀奉安玉牒御集. 犀來徼外表章帝之重熙雉貢越裳慕成王之極治周益公交趾進象. 擁篲迎門漢祖悟櫟陽之敬望樓執鞚唐宗羞輿慶之歡玉扈唯志於夸毗寶册不忘於授受奮乎百世在我一時野處賀加太上尊號. 頌采羽於漢賢盛述威懷之應紀來牟於周雅備陳率育之休惟效異之靈華亦騰歌於樂府莫冲五色雀瑞麥芝草圖. 天錫嘉符芝稱珍物俯延英之御座爰與唐帝之詩生甘泉之齋房嘗下漢皇之詔說齋賀仁宗英宗室前柱上生芝草. 辭學指南.

表推原 烏本陽精鵲知歲事方聖祚紹隆於火德適天時應在於金穰龍溪賀赤烏白鵲. 極儒者之榮獨高翰墨之選鼓天下之動莫如號令之孚矧參基命之承尤峻禁林之望王岐公謝翰林學士承旨. 皇祖有訓嘉言孔彰開創守持垂億萬年之基業都俞吁咈振六十載之綱條皆聚此書克昌厥後周益公讀三朝寶訓終篇. 辭學指南.

表鋪敍形容 重陰益固應水澤腹堅之時積潤潛通迎土膏脈起之候常袞賀雪. 有璞於此必使琢恍驚制作之工匪伊垂之則有餘允謂便蕃之賜洪景嚴謝玉帶. 鳳生而五色悵丹穴之已遙龍藏乎九淵驚驪珠之忽得呂吉父謝賜神宗御集. 帝暉下燭光榮河溫洛之藏天藻昭垂跨過沛橫汾之詠東萊賀幸秘書省. 金英並秀絢藻井以煌煌紫蒂駢分映蓂階而蔓蔓北海賀芝草. 如玉韞石虹氣

隱乎山川。及雲升天。龍澤沛乎宇宙。南塘賀登極。太極班朝。肅廷紳而咸會。少陽在列。粲卷服之彰施。洋洋軌範之言。奕奕瓊瑤之刻。溫文有恪。陟降欽承。將以鼓鐘。對峙黃壚之仗。授之璽紱。交輝青路之旂。小侯邦備物之彝。陋王社初封之詰。陳正父賀皇太子受冊。品羅羣帙。岳峙大庭。粲然物采之新。將以鼓鐘之奏。徹覽觀於宸極。重尊閣於禁嚴。典籍聿崇。小廣內承明之秘。圖書畢出。會榮河溫洛之祥。陳益公賀奉安玉牒御集禮成。適華編之初徹。叨異渥之沓來。輝映宮蜍。特煥寶奩之飾。歡均萃鹿。例陪綺席之光。文鸞名駿之鮮明。濃靡龍圖之芬郁。夸鄭澣析經之賜。侈桓榮稽古之蒙。輒陳歸美之章。不展逢時之慶。詩裒百詠。倣麗正之賡酬。句寫七言。埒栢梁之聯屬。徐子儀代經筵讀孝宗聖政終篇謝宴賜進詩。編簡旁羅。尚想古文於藏壁。金絲迭奏。如聆雅韻於升堂。傅景仁講尚書謝宴。樂儀韶英之奏。儀修弁甫之容。甘醴薦令芳。秩彌文於主鬯。吉日告爾。字由嚴訓於臨軒。賀皇子冠禮。銀潢浸漾。玉版閎嚴。千八百國之封。先乎異姓。五三六經之籍。展也同符。東萊賀進類譜玉牒。二后受之。同歸于治。萬物備矣。皆聚此書。萃圭璧於綠文。會日星於漆簡。進寶訓。旌旗燭耀於洪河。金鼓震驚於靈嶽。介邱霧息。已望翠華之來。沂水更生。更起舞雩之詠。柳子厚賀破東平。東臺瑞物。冠玉璽之珍符。左戶輿圖。增金城之列障。呂吉甫賀元會。璿題灑落。煥東壁之星躔。藻衢森羅。備廿泉之法駕。奉雕輿而降格。祓玉座以安安。呂希純賀景靈宮奉安御容禮成。公孫數萬之詭辭。披圖可見。虞初九百之小說。開卷盡知。豈伊龍閣之珍藏。乃作雞林之秘寶。葛勝仲代高麗謝賜太平御覽。龍盤虎伏。瞻王氣以雲屯。螭首龜趺。

據神靈而山立。林虞謝賜都城記。辭學指南。
表用事形容　名臣畢萃。踵劉珍建武之規。異域旁該。掩德裕會昌之作。李巘進四朝列傳。肇易編年。
胎合馬遷之纂次。著爲考紀。更逾班固之鋪張。西山進帝紀。遠循幽俗。先九月以授衣。俯陋漢儀。因立春而賜帛。謝賜冬衣。廻翔有煒。協周家王屋之符。粹美而眞。異莊子彫陵之見。龍溪賀赤烏白鵲。效貢亳都。上揜太宗之迹。仲圖蜀郡。益增仁祖之光。說齋代臨安府進瑞麥。辭學指南。
表末聯　撮其機要。誠堯典十萬之言。奉以周旋。取武成二三之策。姜凱謝賜尚書正義。謹文王安否之問。敢怠帥行。書唐宗仁孝之詩。仰祈札賜。攻媿代皇太子謝册命。既與在庭之多士。同値文興。將令就傅之百男。悉從隗始。龍溪代嘉王謝及第。寶五典之書而爲訓。獲舉宏綱。舉三宗之事以戒王。願裨末議。西山進三朝帝紀。紀周宣舞鎬之年。外攘復古。按韓愈辨徐之說。不戰來戎。初寮賀白兔。動鼓鐘於長樂。何慙漢家爲壽之儀。響環佩於後宮。更邁唐室奉觴之禮。周益公賀太上皇后生辰。視淮南之書。豈但矜誇於下國。聽山東之詔。固當裨助於中興。同上謝翰林學士。聽漢詔於山東。少補中興之治。布堯言於天下。庶無內相之慙。同上。事倣石渠。稱制仰勤於臨決。才非山甫。有司終愧於將明。攻媿進吏部表。讀列聖之錄。諒思風烈之如存。上庶事之歌。所冀明良之交勅。徐子儀讀聖政篇進詩。惟禮可以爲國。願廣晏嬰之言。非道不敢陳前。竊効孟軻之敬。西山謝禮部侍郎。賜宮錦而嘉草。詔之能。雖非敢望。即金鏡而擿任賢之要。知所自期。謝翰林學士。舜裳五色。慚徽裨補之長。燕駿千金。願廣招

徐之意。謝衣帶鞍馬。書大事而小則簡牘。願殫綢素之勤。藏名山而副在京師。終冀汗青之望。野處進三朝帝紀。鼎飪養賢。省己難勝於異數。樽酒納約。愛君期盡於愚衷。西山謝講易終篇賜宴。願偕髦士。稱棫樸之能官人。載詠詩章。思采蘩之不失職。倪正父代進士謝賜射推賞。君已知言。熒惑坐移於三舍。臣當守職。泰階願獻於六符。龍溪代宰臣星變謝放罪。鄭衣又改爲兮。莫副尚賢之目。禹黻無間然矣。永肩歸美之誠。謝春衣。使忠臣得盡其心。敢忘周詩實筐之意。如羣生有以自樂。願推漢詔賜帛之仁。同上。繼中興聖統之編。式符瑞應。陋皇室維城之錄。未究編摩。進玉牒。修長樂之注。曰觀景耀之宣。誦思齊之詩。更侈徽音之嗣。率羣卿洎宗臣。俯陋唐家之制。令史官宣景耀。願陳漢頌之辭。賀皇太后上尊號。辭學指南。

渤海賀正表曰。三陽應律。載肇於歲華。萬壽稱觴。欣逢於元會。恭惟受天之祐。如日之升。布治惟新。順夏時而謹始。卜年方永。邁周世以垂庥。臣幸際明昌。良深抃頌。遠馳信幣。用申祝聖之忱。仰冀清躬。茂集厖祉。

端之慶。夏國賀正表曰。斗柄建寅。正帝朔更新之日。葭灰飛管。屬皇圖正始之初。四序推先。一人履慶。恭惟化流中外。德被邇遐。方熙律之載陽。應令時而布惠。克凝神於宸奧。務行政於要荒。四表無虞。羣黎仰治。

發鳳闕屠春之早。協龍廷展賀之初。百辟稱觴。用盡輸誠之意。萬邦薦祉。克呈獻歲之心。高麗賀正表曰。帝出乎震。方當遂三陽之生。王次乎春。所以大一統之始。覆幬之內。歡慶皆均。中孚應天。大有得位。所過者化。閱衆彙以常新。不怒而威。觀庶邦之率服。茂對佳辰之復。備膺諸福之休。臣幸覲昌期。遠居海外。

千萬歲壽考。曾莫預於臚傳。億兆人同心。但竊深於普祝。金國開見錄
追尊皇考妣禮成。百寮奉表賀曰。聖子神孫。膺期遹駿。烈考文母。正名垂鴻。爲帝者之大榮。宜臣哉之肯慶。伏惟睿蘊生知。愛敦終慕。駒駟過隙。嗟日月之不我留。龍飛在天。視富貴之無以樂。欲報之德不忘於心。故能尊其所尊。可謂孝乎惟孝。爰遵舊典。仰奉徽稱。亦既追王。宜載隆於異數。本爲繼祖。非謂顧其私親。葛循周武以肆遷。事比漢宣而更異。駿奔清廟。贊大禮以告成。鷺集册庭。對宏休而歸美。大金集禮
大定二十七年册皇太孫賀表。璿宮敷祐。夙開甲觀之祥。寶册正名。爰定春宮之位。載舉升儲之典。式昭繼體之光。肆嚴奉于宗祧。保永安于社稷。是謂立國家之本。有以格神祇之歡。少海分流。接瀛波而增潤。前星續耀。拱帝座以常明。和氣周被于九區。厚福延及于羣品。臣等欣逢聖運。幸覩曠儀。基緒有輝。仰重離之叶吉。戩穀未備。慶萬壽之無疆。大金集禮
夏國進誓表曰。臣國久不幸。時多遇凶。兩經母后之擅權。累辱奸臣之竊命。頻生邊患。增怒上心。釁端既深。理訴難達。幸凶黨伏誅。稚躬反正。遐馳懇奏。陳前咎之所歸。乞紹先盟。果淵衷之俯納。故班詔而諭意。獲貢誓以輸誠。謹當飭疆吏而永絕爭端。戒國人而常遵聖化。違約則凶咎再降。背盟則基緒非延。約束事條。恭依處分。宋史記夏國傳
高麗牒奏比年頗王建炎乞入覲表云。惟有春秋之事。可達意于明庭。願踰朝夕之池。獲升聞于行在。又問使者云。金風已趣于西成。方圖平秩。日脚暫違于北所。適御行朝。四六談麈

上親試諸道貢舉人。詔賜高麗賓貢進士王彬、崔罕等及第。既授以官。遣還本國。至是靖等使回。治上表謝曰。學生王彬、崔罕等入朝習業。蒙恩並賜及第。授將仕郎。守祕書省校書郎。仍放歸本國。竊以當道薦修貢奉。多歷歲年。蓋以上國天高。遐荒海隔。不獲躬趨金闕。面叩玉堦。唯深拱極之誠。莫展來庭之禮。彬、罕等幼從匏繫。嗟混迹於嵎夷。不憚蓬飄。早賓王於天邑。縕袍短褐。玉粒桂薪。堪憂食貧。若爲卒歲。皇帝陛下天慈照毓。海量優容。豐其館穀之資。勖以藝文之業。去歲高懸軒鑑。大選魯儒。彬、罕接武澤宮。敢萌心于中鵠。濫巾英域。空有志于羨魚。陛下以其萬里辭家。十年觀國。俾登名于桂籍。仍命秩于芸臺。憫其懷土之心。慰以倚門之望。別垂宸旨。令歸故鄉。元造曲成。鴻恩莫報。臣不勝感天戴聖之至。（宋史高麗傳）遼嘗欲過鴨綠江爲界。朴寅亮修表曰。普天之下。既莫非王土。王臣尺地之餘。何必曰我疆我理。又曰。歸汝陽之舊田。撫紼弊境。回長沙之拙袖。扑舞昌辰。遼帝覽之。寢其議。（無名氏朝鮮史略）

李資光棄官入春州清平山。王累徵。堅不就。表曰。以鳥養鳥。庶無鐘鼓之憂。觀魚知魚。俾遂江湖之性。（朝鮮史略）

世南家嘗藏高麗國使人狀數幅。乃宣和六年九月。其國遣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知樞密院事上柱國李資德。副使太中大夫尚書禮部侍郎柱國賜金紫魚袋金富軾。至本朝謝恩進奉各有四六。倣中國體。李之詞云。跂予望之。適江干之弭節。亦既覯止。幸堂上之披風。況飛五采之雲。特貺千金之幣。禮當拜受。心則愧惶。金之詞云。穆如清風。幸被餘光之照。酌彼行潦。可形將意之勤。幸被寬裕而有容。敢以菲

微而廢禮所塵名品別具染濡張世南游宦紀聞

宋四六話卷七

啟

張洎參政事。江南李後主時大臣。國亡。受知太宗。復作輔臣。時王元之禹偁爲翰林學士。洎手書古律詩兩軸與之。元之以啟謝云。追蹤季札。辭吳盡變爲國風。接武韓宣。適魯獨明於易象。謂其自下國入中朝也。四六話。

孟昶與幷州劉鈞蠟丸帛書云。早歲曾奉尺書。遠達睿聽。丹素備陳於翰墨。歡盟已保於金蘭。洎傳弔伐之嘉音。實動輔車之喜色。尋於褒漢。添駐師徒。只待靈旗之濟師。更遣前鋒而出境。宋史世家。

僞蜀翰林學士范禹稱亦嘗冒張姓。謝啓云。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睢之裔。然不若文正公之精切。青箱雜記。

吳處厚曰。近世釋子。多務於吟詠。惟國初贊寧獨以著書立言。尊崇儒術爲事。極爲王禹偁所激賞。與之書曰。使聖人之道無傷於明夷。儒家者流不至於迷復。儒林公議。

淳化元年。遣戶部郎中柴成務往使高麗。麗俗信陰陽鬼神之事。頗多拘忌。每朝廷使至。必擇良月吉辰。方具禮受詔。成務在館踰月。乃遺書於治曰。王奕葉藩輔。尊奬王室。凡行大慶。首被徽章。今國家特馳信使。以申殊寵。非止歷川塗之綿邈。亦復蹈溟海之艱危。皇朝睠遇斯亦隆矣。而乃牽於禁忌。泥於卜數。眩

惑日者之浮說。稽緩天子之命書。惟典册之垂文。非卜祝之能曉。是以書稱上日。不推六甲之元辰。禮載仲冬。但取一陽之嘉會。粲然古訓。足以明稽。所宜改圖。速拜君賜。倘鳳綍無滯。克彰拱極之誠。則龍節有輝。免貽辱命之責。謹以誠告。王其圖之。宋史高麗傳。

陶岳。商公父也。與寇萊公同年。岳調密州幕屬。寇守密。寇且少陶公。就拜講長少禮。陶納之。後有啟謝寇云。與韓非同傳於老子何傷。以叔向爲兄。是仲尼太過。趙德麟侯鯖錄。

四六用事。固欲切當。然雕鑿太過。則反傷正氣。非出自然也。國初有年八十二而魁大廷者。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此語殆近乎俳。近有士子年十有九。以詩賦擢第。予爲之作啟云。年踰賈誼。亦濫置於秀才。齒少陸機。願何能於文賦。蓋二者之年齒相上下也。梁溪漫志。

陳正敏遯齋閒覽。梁顥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既著。士大夫亦以爲口實。予以國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三。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途夭謝。又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遯齋之妄。不待攻也。容齋四筆。

王禹偁老精四六。有同時與之在翰林而大拜者。王以啟賀之曰。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遊。六學士中。獨有漁翁之歎。白樂天曾有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故也。青箱雜記。

楊文公億。初入館時。年甚少。故事初授館職。必以啟事謝先達。時公啟事有曰。朝無絳灌。不妨賈誼之少

年坐有鄒枚未害相如之末至一時稱之。（却掃編。）

楊文公爲執政所忌母病謁告不俟朝旨徑歸韓城與弟倚居踰年不調公有啟謝朝中親友曰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餓後除知汝州而希旨言事者攻擊不已公又啟與親友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弗休方困蒺藜尚關弓而相射。（青箱雜記。）

天聖中劉子儀賀五王出閤啟云芝函曉列星飛降天上之書棣萼晨趨嶽立受日中之字皆隱用五字王字也。（四六話。）

天聖庚午歲殿試賦題藏珠於淵韻脚八字君子非貴難得之物是年劉兗相沆中第二人其謝啟云對靈光之殿難含飛動之詞賦合浦之珠莫敘去來之意。（能改齋漫錄。）

丁晉公貶崖時權臣實有力焉後十二年丁以祕監召還光州致仕時權臣出鎮許田丁以啟謝之其略曰三十年門館游從不無事契一萬里風波往復盡出生成其婉約如此又自蠹渭召還知制誥謝兩府啟二星入蜀難分按察之權五月渡瀘皆是提封之地後云謹當揣摩往行軌躅前修效慎密於孔光不言溫樹體風流於謝傅惟詠蒼苔。（湘山野錄。）

契丹知王師屢爲元昊所衂遣使劉六符、蕭英貽書求關南之地述周世宗取地之後有人神共憤、廟社不延之語自謂與元昊素定君臣之分世爲甥舅之親又云殊無忌器之嫌輒肆殘人之伐乃遣富弼報聘許歲增金幣以代關南賦輸。（儒林公議。）

眞宗朝錢希白賢良方正擢第慶歷中子明逸子飛彥遠子高相繼制舉登科嘉祐末蘇軾弟轍同年制策入等衣冠以爲盛事故子高謝啟曰兩朝之盛相繼者父子十年之間並進者兄弟子瞻汝州謝表曰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而子瞻入等尤高故謝啟曰誤玷久虛之等希白從孫藻皇祐五年登進士第是年書判一作晚書中選後十年登科舉謝啟曰十年三第屢玷於主司一門四人無替於祖烈。渭水燕談錄。

錢易希白子彥遠字子高明逸字子飛俱以賢良登科族人藻醇老既應說書進士俱中第又應中大科熊伯通以啓賀藻知制誥曰七年三第閱賢良文學之科一門四人襲潤色討論之職四人謂易惟演明逸及藻也。四六話。

虞部郎中周仁得監永豐倉有通謁者進士呂中及見之十歲小兒出一啓爲贄仁得讀之有莊周之壑已空孔緒之車初適仁得問孔氏之車出何書乃厲聲呼仁得父祖名化爲大鼠入倉而去。錢易洞微志。

陳文忠公堯叟字唐夫端拱二年狀元及第文惠公堯佐字希元端拱二年舉進士第十六人康肅公堯咨字嘉謨咸平三年狀元及第三人皆秦國公省華之子也方仲弟希元登第之明年賜緋與父省華同日改秘書丞故堯夫有啓事云蟾桂驪珠連歲有弟兄之美魚章象簡同時聯父子之榮吾鄉三洪皆忠宣公皓之子也兄弟連中詞科紹興十三年忠宣以徽猷學士直翰苑紹興二十九年其仲子文安公遵始入西省隆興二年文惠公适繼之乾道二年文敏公邁又繼之相距首尾二十二年故景盧有謝表云

父子相承。四上蠻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陪鳳閣之游。二事實爲本朝儒林榮觀之盛。游宦紀聞。

曹汾尙書鎭許下。其子希幹及第。用錢二十萬。牓至鎭。開賀宴日。張之於側。時進士胡錡有啓賀。略曰。桂枝折處。著萊子之采衣。楊葉穿時。用魯連之舊箭。後之名第同故也。又曰。一千里外。觀上國之風光。十萬軍前。展長安之春色。陶穀清異錄。

仁宗賜進士及第詩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黃冕仲謝及第啓。全用以爲一聯云。恩袍色動。迷芳草之依依。仙籍香浮。惹春風之拂拂。東坡戲之曰。好作聞喜燕酸文。能改齋漫錄。

永叔頗聞晏因賦雪詩有語。隱居詩話云。晏元獻殊作樞密使。一日雪中退朝。歐陽修。陸經二學士過之。因置酒共賞。歐陽卽席賦詩有。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元獻怏然不悅。其後歐陽出守青社。晏亦出殿宛邱。歐乃作啓敍生平出處。以致謝悃。其略曰。伏念相公。始掌貢舉。修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奬擢。出門館不爲不舊。受恩知不爲不深。晏得書卽於紙尾作數語。授掌記謄本答之。甚滅裂。坐客怪而問焉。晏徐曰。作答知舉時一門生書也。意終不平。潘子眞詩話。

文章有彼此相資之事。有彼此相須之對。有彼此相須而曾不及當時事。此所以助發意思也。唐人方有此格。謂之互換格。然語猶拙。至後人習用講論。而意益妙。如楊汝士陪裴晉公東雒夜宴詩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止於此而已。至永叔和杜岐公詩曰。元劉事業時無取。姚宋篇章世不知。二美惟公所兼有。後生何者欲攀追。其後蘇明允代人賀永叔作樞密啓云。在漢之賈誼。談論俊美。止於諸侯

相而陳平之屬實爲三公唐之韓愈詞氣磊落終於京兆尹而裴度之倫實在相府然陳平、裴度未免謂之不文而韓愈、賈生亦嘗悲於不遇蓋人之於世美好必自有倫而天之於人賦予亦莫能備此又何啻出藍更青研朱益丹也後至荆公賀韓魏公罷相啓略云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爲元功固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救寧四方嶷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入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爲特美此又妙矣四六話。

歐陽永叔以讒罷攻事呂微仲時爲館職與公書曰巧言婆娑徒成貝錦之文雅行委蛇奚玷素絲之節其謹言精確如此文忠深歎服之寓簡。

梁書劉杳傳周捨問杳尚書官著紫荷橐相傳云挈橐竟何所出杳答曰張安世傳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云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能改齋漫錄劉偉明贈熊本詩云西清寓直荷爲橐左蜀宜風繡作衣蓋用劉杳傳著紫荷橐事張安世持橐簪筆之意而偉明乃以荷爲菱荷之荷何耶歐陽文忠回吳舍人啓云紅葉翻階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橐陪法從以雍容又上胥偃啓云白蟬素簡以香生茲焉辟惡紫袷荷囊而備問最近清光乃知誤非一人然隋樂志尚書錄令僕射朝服綬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尚書右荷此又何耶姑待博識者又西溪叢語被紫荷橐案荷囊即持荷之荷也或以爲紫荷囊非也宋子京云猥挈荷囊預從豹乘皆沿襲之誤如二家所云是歐、宋果誤矣予

案晉輿服志。八坐尚書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綬之於服。加于左肩。昔周公負成王。制此服衣。至今以爲朝服。或云。漢世用盛奏事。負之以行。宋書禮志。朝服肩上有紫生袷囊綬之朝服外。俗呼曰紫荷。南齊書輿服志。紫袷囊名曰契囊。世呼爲紫荷。隋禮儀志。梁制尚書令僕射尚書銅印墨綬。朝服納言幘進賢冠。佩水蒼玉腰劍。紫荷執笏。詳諸書所云。則是帶此囊於朝服之外。故云著。亦猶世說云謝遏少年時好著紫羅香囊之義也。吳曾、姚寬俱惑於挈囊持橐之語。遂以荷作去聲讀。姚又直改著爲被。如二公所云。是衣紫而負囊也。由未見紫袷爲囊之制。又不知晉宋間俗呼爲紫荷。故未免紛紛如此。歐陽公云。紫袷荷囊而備問。可謂眞識紫荷者也。吳所引綬紫荷事。乃禮儀志言後魏之志。非樂志也。持橐事見趙充國傳。非張安世傳。而注中亦無韋昭此又劉杳記之不審也。張淏雲谷雜記。

謝希深初以奉禮郎鎖廳應進士舉。以啓事謁見楊大年。有云。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自書此四句於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歐陽修歸田錄。

神宗初即位。王介中父、劉邠貢父同考試進士。中父以舉人卷子用小畜字。疑畜字與御名同音。貢父爭以爲非。中父不從。固以爲御名。貢父曰。此字非御諱。乃中父家之諱也。因相詬罵。既出試院。御史以爲言。貢父坐罷。同判太常禮院。罰銅歸館。有啓謝執政云。虛船觸舟。忮心不怨。强弩射市。薄命何逃。前輩稱其工。又貢父謝京東漕表。略曰。不知足而爲屨。是匪難能。懲于羹而吹齏。乃非適變。亦薄時之奔競功利者非難耳。四六話。

神宗嘗謂錢穆父少師曰卿與高麗王書云免諸梁陰陽之患悅滕文哭泣之哀可謂得體矣李忠定公集

王欽臣除太僕卿東坡賀啓有云萬事不理問伯始而可知三篋若亡問安世而猶在其後孔平仲賀蘇子容頌吏部尚書復云萬事不理嘗問胡公三篋若亡請詢安世方勺泊宅編

鄭毅夫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五人選意甚不平謝主司啓詞有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之句又云騏驥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鰲不靈因頑石之在上主司深銜之他日廷策主司復爲攷官必欲黜落以報其不遜有試業似獬者枉遭斥逐既而發攷卷則獬乃第一人及第夢溪筆談

滕元發甫賀正獻呂公拜相啓云玉璜釣瀨家傳渭水之符金鼎調元代出山東之相又云寰區大扑盡還仁祖之風朝野一詞復見申公之政當時稱誦之能改齋漫錄

王荊公父名益以都官員外郎通守金陵而元厚之作金陵幕官其契合久矣荊公既相神宗欲愼選翰林學士時厚之久在外老於從官荊公對曰有眞翰林學士但恐陛下不能用耳上固問之因道姓名上久之曰元絳在外久不以文稱且令爲制誥如何荊公曰陛下果不能用耳況已作龍圖閣直學士難下遷知制誥遂自外徑除翰林學士中外大驚既就列有稱職之譽不久遂參大政故厚之深德荊公其後荊公居金陵厚之以太子少保致仕歸平江以啓謝荊公曰眷林泉之樂方遂乞骸望衮繡之歸徒深引

先子嘗言王荊公作相。天下士以文字頌其道德勳業者。不可以數計也。如陳祥道啓曰。六經之書。得孔子而備。六經之理。得先生而明。王禹玉作除相麻詞曰。至學窮于聖原。貴名薄于天下。熊伯通賀啓曰。燭照數計。洞九變之本原。玉振金聲。破千齡之堙鬱。又曰。永惟卓偉之烈。絕出古今之時。鄧溫伯作白麻曰。道德合符乎古人。學問爲法于海內。越升冢宰。大熙衆功。力行所學。而朝以不疑。謀合至神。而人莫爲間。若此者劇多。然不若子瞻贈太傅誥曰。浮雲何有。脫屣如遺。此兩句乃能眞道荊公出處妙處也。人謂中含譏切。恐大不然。四六話

元豐末。劉誼以論常平不便。罷提舉官。勒停。遊金陵。以啓投王荊公。令其再起。稍更新法之不便于民者。荊公答以啓略曰。起於不得已。蓋將有行。老而無能爲云胡不止。四六話

呂惠卿與王荊公相失。惠卿服除。荊公爲宮使。居鍾山。以啓講和。荊公謝之。今具載于此。呂書曰。惠卿啟合乃相從。疑有殊于天屬。析雖或使。殆不自於人爲。然以情論形。則已析者宜難于復合。以道致命。則自天者詎知其不人。如某叨蒙一臂之交。謬意同心之列。忘懷履坦。失戒伺巇。關弓之泣非疎。蹶足之辭未已。而溢言皆達。莠氣並生。既莫知其所終。茲不疑于有敵。而門墻責善。數移兩解之書。殿陛對休。親奉再和之詔。固其願也。方且圖之。重罹苦塊之憂。遂稽竿牘之獻。然以言乎昔。則一朝之過不足害平生之懽。以言乎今。則八年之間亦將隨數化之改。內省涼薄。尙無細故之嫌。仰揆高明。夫何舊惡之念。恭惟觀文特進相公。知德之奧。達命之情。親疎冥於所同。憎愛融于不有。氷炭之息。豁然儻示於至恩。桑榆之收。繼

此請圖于改事。側躬以待。惟命之從。東軒筆錄。

廖明友略作四六。最爲高奇。嘗謂僕言。須要古人好語。換却陳言。如職名二字。便不可入四六。如上表云。初見吏民。已宣條教之類。眞可憎惡爾。明略賀安厚卿啓曰。遠離門墻。遁迹江湖之外。闕望塵葆。榮光河洛之間。又賀張丞相啓云。中台之光。下飾萬物。前箸之晝。外制四方。進有德而朝廷尊。用眞儒而天下服。又云。日月亭午。信無邪陰。山川出雲。亟有時雨。又謝厚卿答書之啓云。寂寞江濱。若戎車之陷淖。棲遲嵓谷。信塞馬之依風。暐然晨光。照此蓽屋。許安世少張自蜀潰責房州倅。謝執政啓云。賤貧于有道之邦。自知愧恥。負犯于可封之日。無足哀矜。議者謂引咎歸己。不文過以自矜。得責降之義。四六話。

林自爲太學博士。上章相子厚啓云。伏爲門下相公。有猷有爲。無相無作。子厚在漏舍。因與執政語及大罵云。這漢敢亂道如此。蔡元度曰。無相無作。雖出佛書。然荆公字說嘗引之。恐亦可用。子厚復大罵曰。荆公亦不曾奉勑許亂道。況林自乎。坐皆默然。老學菴筆記。

曾魯公識度精審。達練治體。當其在中書。方天下奏報紛紜。雖日月曠久。未嘗有廢忘之者。其爲文章。尤長於四六。雖造次束牘。亦屬對精切。曾布爲三司使。論市易事被黜。曾公有柬別之。略曰。塞翁失馬。今未足悲。楚相斷蛇。後必爲福。曾赴饒州。道過金陵。爲荆公誦之。亦歎愛不已。東軒筆錄。

毛澤民啓云。揚子雲貌寢官卑。經雖元而謂曰。九方堙機深識妙。馬本驪而爲黃。李清卿啓云。斯風未泯。則朝取溫造而暮拔石洪。吾道不行。則近舍皇甫而遠求居易。困學紀聞。

文之所以貴對偶者謂出于自然非假于牽强也潘子眞詩話記禹玉元豐間以錢二萬酒十壺餉呂夢得夢得作啓謝之有白水眞人青州從事禹玉歎賞爲其切題後毛達可有謝人惠酒啓云食窮三載曾無白水之眞人出餞百壺安得青州之從事此用夢得語尤爲無功非惟出于剽竊亦是白水眞人爲虛設也至若東坡得竟質夫書遺酒六瓶書至而酒亡因作詩寄之曰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二句渾然絕無斧鑿痕更爲眞切復齋漫錄

蔡持正既孤居陳州鄭毅夫冠多士通判州事從毅夫作賦吳處厚與毅夫同年得汀州司理來謁毅夫間與持正遊明年持正登科寖顯于朝矣處厚辭王荊公薦去從滕元發薛師正辟于中山大忤荊公抑不得進元豐初師正薦於王禹玉甚蒙知遇已而持正登庸處厚乞憐頗甚賀啓云播告大廷延登右弼釋天下霖雨之望慰海內巖石之瞻帝渥俯臨輿情共慶恭惟集賢相公道包康濟業茂贊襄秉一德以亮庶工遏羣邪以持百度始進陪于國論俄列俾於政經論道於黃閣之中致身於青霄之上竊以閩川出相今始五人蔡氏登庸古惟二十澤於秦而騁辯汲汲霸圖義輔漢以明經區區暮齒兢若遇休明之運當强仕之年尊主庇民已陟槐廷之貴代天理物遂躋鼎名之崇處厚早辱埏陶竊深欣躍稀荅馬勃敢希乎良醫之求木屑竹頭願充乎大匠之用然持正終無汲引之意揮麈三錄

林文節子中以啓賀東坡入翰苑曰父子以文章名世蓋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清波雜志

袁光祿毅羅公爲杭之貳車與東坡同官有啓云談笑風雲咳吐珠玉弟兄射策有機雲慷慨之風父子談經無歇向異同之論是故名動四海號稱三蘇亦爲坡所深知攻媿集

表啓中最以短句中四字爲難以其語少而意多因舊爲新涵不盡無窮意故也前人之語能稱此格者如劉原父謝館職啓整齊百家是正六藝元厚之謝表云塡篪萬民金玉百度彭器資上辭子厚啓報國丹心憂時白髮舒信道謝復官表九幽路曉萬蟄戶開蓋可傳載諷味者尤難也四六話

毛憲守長沙謝平原云湖南之地二千里序詩幸託於昌黎平原之客十九人脫穎願同於毛遂困學紀聞

劉斯立跋莘老丞相長子賢而能文建中靖國間丞相追復斯立以啓謝諸公云晚歲離騷旋招魂于異域平生精爽猶見夢於故人能改齋漫錄

陸益中德先解人宣和再爲中執法閩門孝友嘗彈蔡絛范丞相建炎間答其啓云久居言路抨彈多權貴之臣屢掌文衡登拔皆純正之士范射策日陸曾謂其不純正舒起居清國詞也四六談麈

終慎思者大名人家貧能苦學衣冠故敝風貌復寢陋始未應舉魏之舉人儕伍中視之蔑如也既就試遂爲解首其謝解啓略曰三年於此衆人皆指笑乎毛生一軍皆驚大將果終歸于韓信又董儲郎中憫其窮窘嘗以書薦于士人之富者庶幾濡其涸轍而彼人者殊無哀王孫之意終子乃取書歸復而具啓納于董生曰魯箭高飛謂聊城之必下秦都不制懷趙璧以空歸人多嘉其切當也彭乘墨客揮犀

任惇夫忠厚。元佑紹聖間有聲太學。後坐上書入籍。流落不調者久之。有投時相啓云。籠中翦羽。仰看百鳥之翔。岸側沉舟。坐閱千帆之過。能改齋漫錄。

司馬溫公還朝。作門下侍郎。至大拜。四方賓客賀啓。語稍過重者。必以書謝卻。而還之者至多。吳處厚爲太常博士。啓賀公曰。伏以賢國之基。用其賢所以固國。忠民之望。擢其忠乃以得民。制命一頒。輿情共悅。恭維某官道高致主。德裕庇民。磨涅而堅。白弗渝。用舍而行藏。自遂蓍龜先見。昔已推其至誠。松柏後凋。今乃顯其孤操。方當倚注之際。勉率奮熙之功。庶令四海風謠。播休聲而不已。千秋史策。傳茂實以無窮。溫公手柬還之曰。稱譽太過。不敢克當。處厚復啓納之曰。處厚前日喜公拜命。無階踵賀。輒貢短啓。敘致悃愊。伏蒙謙損特甚。乃謂稱譽太過。不敢克當。卽時封還。使處厚旣赧且惕。逃罪無地。比欲置而弗再。然又以前啓凡二十句。止百餘字。字皆撫實而言。殆無半語虛飾。故首敘國家輔佐。須以忠賢爲本。而選用必先從民之望。如此則國家安而民悅。若公之進退出處。謂之忠賢非耶。今旣大用。然則天下之人悅否。故啓稱用賢所以固國。擢忠乃以得民。蓋謂是也。又公在先朝。專以正道輔拂。故啓稱道高致主。專欲惠養元元。故啓稱德裕庇民。久居散地。未嘗隕穫。故啓稱磨涅而堅白弗渝。力辭貴位。略不絆戀。故啓稱用舍而行藏。自遂往日之明。則可謂蓍龜之先見。今日之事。則足見松柏之後凋。然處厚復以大名之下。其實難副。故又愛公而申勸之曰。方當倚注之際。勉率奮熙之功。則庶幾四海風謠。播休聲而不已。千秋史策。傳茂實以無窮。蓋此等事。又在卒功終譽之後。當俟他日見之。乃知此啓並無愧辭。今再遣一介。仰塵

左右伏惟台慈特賜收留溫公乃受焉因備書此段以見溫公之謙德每如是也四六話

東坡誌定武有武臣狀極朴陋以啓事獻坡讀之甚喜曰奇文也客退以示幕客李端叔問何者最爲佳句端叔曰獨開一府收徐庾於幕中並用五材走孫吳於堂下此佳句也坡曰非君誰識之者端叔笑謂坡曰視此郎眉宇間決無是語得無假諸人乎坡曰使其果然固亦具眼矣卽爲具召之與之語甚歡一府皆驚竹坡老人周少隱紫芝聞之李端叔嘗記其事梁溪漫志

東坡詞源如長江大河洶湧奔放瞬息千里可駭可愕而於用事對偶精妙切當人不可及如張子野買妾詩全用張氏事祭徐君猷文全用徐氏事送李方叔下第詩用古戰場日五色皆常家事殆如天成徐君猷孟亭之皆不飲作詩戲之用徐邈孟嘉飲酒事仍各舉當時全語以爲對其通守餘杭日答高麗使私覿狀云歸時事於宰旅方勞遠勤發私幣於公卿亦蒙見及發幣一事非外邦使者致饋之故實乎梁溪漫志

琵琶行云家在蝦蟆陵下住予按國史補云舊說董仲舒墓門下人至皆下馬故謂之下馬陵語訛爲蝦蟆陵故東坡詩云隻雞敢忘喬公語下馬聊尋董相墳又謝徐朝奉啓云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蓋用此事嚴有翼藝苑雌黃

東坡嶺外歸與人啓云七年遠謫不自意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所覩字皆漢人語也又黃門謝復官表一毫以上皆出于帝恩累歲偷安有慙于公議秋毫以上皆帝力也用張敖語四六談麈

陳後山無己賀梁右轄啓云辭榮遁祿雖自計之甚都挈國濟民如人望之未已四六談麈

秦少遊觀在元祐諸館職最後自校對黃本書籍方除正字以啓謝諸公當時稱之用三國志秦宓博識諸葛孔明呼爲學士唐詩人秦系自號東海釣鰲客張建封始署爲校書郎少遊用此當家二故事作啓略云切觀前史具見鄙宗西蜀中郎孔明呼爲學士東海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爲將相之品題且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遽爾遭逢四六話

先子嘗言四六須只當人可用他處不可使方爲有工邵毓自陝西運使移知鄧州先子以啓賀之云教實自西浸被南明之國民將愛父於與前古之歌乃邵氏自陝移鄧之啓也四六話

唐張籍用裴晉公薦爲國子博士而東平帥李師道辟爲從事籍賦節婦吟見志以辭之云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持戟明光裏知公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先子元祐中除知陳留縣唐君益帥荆南方董辰沅邊事辟先子通判沅州先子已得陳留而辭之以啓謝君益曰抱璧懷沽雖免匹夫之罪還珠自歎空成節婦之吟四六話

顧起敦詩罷臺官久之得太原倅與先子同官素相好也敦詩作火山軍試官歸詫得人且言其解頭作謝啓甚工云夢蕉中之鹿奚辨其眞探頷下之珠適遭其睡先子戲謂敦詩曰主文何太恍惚耶四六話一邢惇夫以詩寄無己無己和云漢廷用少公何在不使羣飛接羽翰今代貴人須白髮掛冠高處未宜彈

蓋元祐之初多用老成故也又除官一篇云扶老趨嚴詔徐行及聖時端能幾字正敢恨十年遲肯復金根繆寧辭乳媼譏向來憂畏斷不盡鹿門期或云才得一正字亦未須云趨嚴詔後作謝啓復云名雖文字之選實爲將相之儲又云頭童齒豁敢辭乳媼之譏聞淺見輕益畏金根之繆王直方詩話

曾丞相子宣三直玉堂作牋表有氣而備朝廷體其賀章子厚復資政啓曰浩若江海風波莫之動搖屹如棟梁蚍蜉無以傾撓其自南遷歸丹陽聞之大觀元會作表以賀略云九賓陪列鏘劍珮而肅鴛鸞五輅在庭明旂常而載日月蓋雖老而文字不衰亦久在朝居文字職習性也四六話

韓子蒼爲舍人曾公袞以啓賀之韓答云舊知四六之工彌起再三之歎會爲浙漕謝先公啓云蒸出芝菌猶能爲瑞世之祥收之桑榆亦未歎逢時之晚四六談麈

孫元中啓事云好事多載酒殽時念揚雄之句諸公盡登臺省誰憐鄭老之窮對偶亦新奇胡舜陟三山老人語錄

王文恪公陶嘗言四六如蕭條二字須對綽約與據鞍矍鑠須對攬轡澄清若不協韻則不名爲聲律矣文恪謝正字啓略云雕蟲篆刻童子尚恥于壯夫血指汗顏拙者徒羞于巧匠又謝自陳移守許表一聯云有汲黯之直未死淮陽之郊無黃霸之才願老潁川之守謂陳州淮陽郡許州乃潁川郡黃霸自潁川入爲三公而我不敢願也用事親切有工類如此四六話

韓子華丞相兄弟將相貴仕爲潁川甲族罷相後得帥鄉郡文恪賀啓曰夙推荀氏之龍重致潁川之鳳

謂荀氏八龍及黃霸守潁川致鳳凰之瑞也。四六話。

沈晦元用宣和間以代筆獲罪。既脫籍。遂中首選。時廷問易數。元用素留意。遂中第一人。有啓謝主文孫仲益孫答云。偶一時困刀筆於吏前。不崇朝動聲名于天下。雖萬人吾往矣。非特掉三寸之舌於十九人之中。借前箸以籌之。故能知一日之差在八百年之後。謂此也。劉方明昉謂余云。宣和辛丑歲當廷試。是時已備易數為問。偶方臘為亂。議者謂當求直言。徽宗因封秘問題以待後舉。故梁師成得之以授沈。故沈有素備。能改齋漫錄。

宋四六話卷八

啟

興化隱士陳易隱居廬山歸。乃築室於興化縣之蔡溪巖。不下山者三十年。襟抱達曠。風韻灑然。見者無不愛慕忘歸。蔡子由正言首以八行薦之。易以啟事謝之云。心若死灰。枉被吹噓之力。身如槁木。難施雕琢之功。又云。昔在儒門。雖蠹修於八行。晚歸祖道。惟務了於一心。心既已忘。行復何有。終不起。墨客揮犀」建中初。曾文肅秉軸。與蔡元長兄弟爲敵。有當時文士與文肅啟略云。扁舟去國。頌聲惟在於曾門。策杖還朝。足跡不登於蔡氏。明年文肅南遷。元度當國。卽更其語以獻曰。幅巾還朝。與頌咸歸于蔡氏。扁舟去國。片言不及於曾門。士大夫不涵養如此。揮麈後錄

政和以後。宰執多不答外郡書啟。舊見司馬溫公元祐間答在外監司郡守賀啟曰。豈期聖澤。遽陟宰司。覆餗致凶。實民瞻之未允。循牆引避。顧天意之靡回。成命旣頒。愧顏無寄。重煩謙德。遠貺徽言。四六談麈」嘗以啟上李邦彥。其末云。顧積蠹之云久。宜致理之尤難。首建裁損。而國用未豐。痛罷科徭。而民力猶困。邊陲初定。當求守禦之方。敵勢稍衰。可弛防閑之策。權貴抑之而益橫。仕流濫矣而莫澄。凡茲十數之大功。未覩軒昂之成效。政宜解榻以待士。置驛以招賢。博採寸長。用裨遠見。未幾。果如所料。曲周李公事述」

靖康元年冬十月。予作將歸賦。以貽呂少汲。欲求侍養。公以啟事見答曰。伏承主簿惠以華牋。副之佳什。

屬詞近古。陳義甚高。橫槊賦詩。不廢軍中之樂。登高舒嘯。少賒社下之歸。祝頌方深。濡染奚既。遂堅留幕下數日。張表臣珊瑚鉤詩話。

靖康間。京尹程伯起謝賜出等牙簡表云。看山拄頰。敢爲晉士之清狂。上馬投囊。豈有唐賢之風度。汪彥章詞。四六談麈。

汪彥章視中書舍人韓公駒子蒼。前輩也。紹興初。韓寄寓臨川。汪來守郡。通啓曰。承作者百年之師友。爲斯文一代之統盟。別簡云。僕知有公。而公不知有僕。藻老矣。願焚筆硯以從公遊。蓋前輩相敬慕如此。能改齋漫錄。

李丞相。靖康初以主兵失利。既罷。而京師父老與大學士子伏闕。且撾鼓。乞用李欽宗遣內侍宣諭已用綱。尙未退。暨召綱入。仍令綱面諭遣之方退。汪彥章有啓賀之云。士訟公冤。競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蓋用故事以配今事。汪常舉以謂余。作四六要當如此。能改齋漫錄。

近時汪彥章投李伯紀啓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訟公冤。咸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其贊美至矣。及居翰苑。草伯紀謫詞。乃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卯。又云。專殺尙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爲一時羣小之宗。與前啓又何反也。伯紀眞君子。而醜詆至此。嘻。其甚矣。當時亦有以此問彥章者。彥章云。我前啓自直一翰林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醜詆之。是可笑也。鶴林玉露。

秦熺狀元及第。汪彥章以啓賀會之有云。三年而奉詔策。固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蓋東閣郎君之未有。本意求屬對之工。非有意薄之也。而熺父子怒。以爲輕己。彥章自此得罪。羈直湖湘。至終身不得還近地。語言之速咎。蓋有無心而致之者。可畏也哉。寓簡。

靖康元年。殿中侍御史孫仲益覿以論事不合。罷出知和州。塡見闕。和州已遣接人到臨淮。遂捨舟出陸行三百里。至滁之全椒。而交代趙子鉉乃移文及書說韓駒子蒼。雖贊渠赴闕。而子蒼已除召不來。繇所受見闕敕。蓋朝廷契勘之誤。實礙條制。又別無敕劄可以遵守。孫既見卻。遂留寓待報。嘗作一謝郡官小啓云。固有文書銜袖。大人不以爲疑。無何君命至門。將軍爲之不受。又云。謙光下燭。屈高論以借秦。輿盡欲還。已退飛而過宋。蓋述前意也。能改齋漫錄。

孫仲益每爲人作墓碑。得潤筆甚富。所以家益豐。有爲晉陵主簿者。父死。欲仲益作誌銘。先遣人達意于孫云。文成。縑帛良粟各當以千濡毫也。仲益忻然落筆。且溢美之。既刻就。遂寒前盟。以紙筆龍涎建茗代其數。且作啓以謝之。仲益極不堪。卽以駢儷之詞報之。略云。米五斗而作傳。絹千匹以成碑。古或有之。今未見也。立道旁碣。雖無愧詞。諛墓中人。遂成虛語。揮麈後錄。

孫覿仲益尚書四六清新。用事切當。宣和中。與家兄子章同爲兵部郎。未幾。子章出知無爲軍。仲益繼遷言官。自南牀亦出知和州。時淮南漕俞賙以無爲歲額上供米後時。委知州取勘。無爲當職官吏。仲益得檄。漫不省也。置而不問。亦不移文。已而米亦辦。子章德仲益。以啓謝之。仲益答之。有云。苞茅不入。敢加問

楚之師輔車相依自作全虞之計人頗稱賞以爲精切也墨莊漫錄

紹興要盟禮文之際多可議而受書之儀特甚乾道五年欲遣使直之先以陵寢爲辭時范石湖爲侍講充祈請使十月范還報章有曰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上於是知其忠勤後八年迄參大政云程史

近世四六多失文體且類俳而時有可觀劉斯立爲其父丞相歸葬謝啓云晚歲牢騷魂竟招于異域平生精爽夢猶託于故人汪伯彥罷相呂元直當國汪自辨殺陳少陽事呂令汪彥章報啓云方一男子之上書衆知無罪而諸大夫曰可殺公獨何心方敵師踰淮而南有銜命出境者執政爲報書云念寇至君誰與守敢幸偸安而兵交使在其間幾能釋怨如此類可喜者不可槩舉但全篇體格或不稱是耳窩簡」

余外祖王訥子文上蔣子禮除右相啓曰早登黃閣獨見名公之少年今得舊儒何憂左轄之虛位皆用杜詩語扈聖登黃閣名公獨少年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爲洪文敏稱賞載之隨筆張端義貴耳集

項平齋自號江陵病叟余侍先君往荊南所訓學詩當學杜詩學詞當學柳詞扣其所以云杜詩柳詞皆無表德只是實語嘗爲潭教與帥啓云抆淚過故人之墓驚鬢髮之皆非倚杖看祝融之峯喜山色之如舊貴耳集

秋塘陳敬甫善有雪蓬夜話三卷淳熙間一豪士嘗書貴家扇云春風一日歸深院巫峽千山鎖暮雲有滿江紅詞云三月風前花薄命五更枕上春無力上李季章啓云父子太史公提千古文章之印玉堂眞

學士躋中朝公輔之班。貴耳集。

顏夷仲黃門代梁才父答王履道謝舍人啓云。誦佳句新濫處百僚之上。恨相見晚。果膺嘗宁之知。四六談麈。

徐師川視山谷爲外家。晚年欲自立名於世。客有贊見甚稱淵源所自。公讀之不樂。答以小啓曰。涪翁之妙天下。君其問諸水濱。斯道之大域中。我獨知之濠上。清波雜志。

李漢老與秦會之賀進維垣啓云。推赤心於腹中。君既同于光武。有大勳於天下。相自比於姬公。秦答之曰。君既同於光武。仰歸美報上之誠。相自比于姬公。其敢犯貪天之戒。漢老得之。皇恐者累月。揮麈後錄。」

秦益公子伯陽以狀元登第。李漢老啓賀云。一經教子。素欽丞相之賢。累日笞兒。更起鄰翁之羨。秦喜諭其子。能改齋漫錄。

秦會之當軸時。有蜀士投啓千册。其間一聯云。乾坤二百州。未有託身之所。水陸八千里。來歸造命之司。秦尤稱道之。遂得陞擢。游宦紀聞。

王仲嶷豐父建炎初知袁州。坐失守削籍。與馬子約皆寓居永嘉。豐父兄仲山同時牧臨川。以城降。坐廢。子約酒酣戲之云。平原太守吾兄也。後秦會之再入相。會之、仲山壻也。豐父以啓懇之云。黃紙除書。久無心於夢寐。青氈舊物。尚有意于陶鎔。會之爲開陳詔復元官。奉祠。揮麈餘話。

昔秦檜之在相位也。建一德格天之閣。有朝士賀以啓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於皇天。民到於今。微管仲

吾其左袒檜大喜超擢鶴林玉露

熊叔雅彥詩伯通之孫早有文名紹興初入館權郎秦會之秉鈞指爲趙元鎭客擯不用者十年慈寧回鑾會之以功升維垣叔雅以啓賀之云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略會之大喜起知永州已而擢漕湖北其後王曰嚴曮爲少蓬權直禁林會之加恩取其聯入制詞中翌日卽除禮部侍郎甲戌歲策士于庭有引此以對大問者遂魁天下揮麈後錄

曾文清吉父孔毅父之甥也早從學於毅夫文清以蔭入仕大觀初以銓試合格五百人爲魁用故事賜進士出身紹興中明清以啓贄見云傳經外氏早侍仲尼之閒居提筆文場曾寵平津之爲首文清讀之喜曰可謂著題矣揮麈後錄

陳剛中任寺丞以賀胡銓之謫其略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嘉樞廷經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知無不言願請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送吏部差知贛州安遠縣紹興正人論

王宣子守吳幕僚投啓有云仲舒裒然舉首豈久相於江都望之雅意本朝姑暫居于馮翊宣子喜之舉以京剡楊廷秀以大蓬漕江東其屬亦有啓云斯文之得喪在天領袖素尊于海內賢者之去處以道旌旗已至於江東公亦欣然剡上浩然齋雅談

詒癡符序公諱庚子長其字也余伯父揚州爲漕使公首以長牋進謁有曰衰懷錯落有秋風鱸鱠之思

舊學荒涼。無春草池塘之夢。伯父一見擊賞。延爲賓客。攻媿集。

王似賀太常丞兼翰林權直。一聯云。白也無敵。雅宜翰林。供奉之才。亦爾何如。暫習宗廟會同之事。又賀司業除翰苑云。國子先生。晨入太學。翰林學士。夜對禁中。浩然齋雅談。

洪景盧周茂振入館謝啓。雖不若董彥遠之博。如桃萊難悟。閻云。案馮衍傳注云。萊字似棗。文又連桃。後學者輒改萊爲棗。以桃棗易明。桃萊難悟也。啟用章懷太子注成句。柳邪本同。何云。按虞翻傳注。翻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云。古大篆邪字讀當爲柳。古柳邪同字。而以爲昧。臣松之謂翻言爲然。故留聊柳劉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幼婦外孫之義。女郎世子之名。亦儷語之工者。南史賈希鏡傳。青州人發古塚。有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荀晞兒。困學紀聞。

董彥遠除正字。謝啓敍字學。涉獵該洽。何云。明董斯張吹景集所載。與其僚增閔元衢合疏此啟甚諦。其實亦非異書也。其略云。殘經不悟于郭亡。何云。莊十四年。本新序。闕文徒存于夏有。何云。成二年。馬不足一者。既失其全。虎多於六者。何云。顏氏家訓。自乖其數。書殘武靖。頌亂湯齊。烏焉混淆。魚魯雜糅。增河南之邑爲雒。減漢東之國爲隨。避上則皇不從辛。何云。說文。始皇傳。絕下則對因去口。何云。亦說文。漢文事。棗合而棘氏微。何云。棗據傳。足省而疎姓絕。何云。束哲傳。足當作疋。定文于六穗之禾。訓同於導。何云。顏氏家訓。分序于八寸之策。執異爲宗。何云。董疏。北史徐遵明傳。見鄭康成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爲之說。其辭皆如此。丁尾亂眞。鉤須失實。何云。荀子不苟篇。鉤有須。書立書肖。而既謬國

名。何云：閻疏：劉向戰國策序：本字多誤脫爲牛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爲卷爲端而遂乖服制。何云：玉藻：朝日聽朔注及正義：篆形誤僞。何云：此與篆形無與，誰正雲與之祁祁。何云：顏氏家訓：隸體散亡，共守驚聲之鈱鈱。何云：說文：鎖定銀鐺之句。何云：金銀借對，謂定銀爲銀也，事見顏氏家訓。又云：新刻已改銀字。車改金根之目。知一束二縫之爲來。何云：說文：指二首六身之爲亥。郡章立信，救時惟正於四羊。何云：馬援傳：國史傳疑，考義共惑于三豕。何云：家語：傅會作九禾之秀，離析爲三刀之州。合樂之奏，妄加文武之爲斌。何云：魏明帝太和初事：定經之名，誤合日月之爲易。何云：虞翻傳注：字失部居，改白水眞人之兆。書忘形象，作緋衣小兒之謠。四十八安取于桑。何云：何祇事：三十七未足語世。何云：三十七句，閻、董仍無確據。梁父七十二家，名雖具在；尉律四十九類。何云：未詳。董云：四十九疑作八十九。書蓋已亡，誤存舟二間之爲航。何云：顏氏家訓：安識門五日之爲閏。何云：襄九年伐鄭注：學者偏觀異書，而求其事之所出，亦多識之一也。彥遠有古文集類敍云：孔安國以隸古易科斗，故漢人不識古字。開元又廢漢隸，易以今文，故唐人不識隸古。原注：今按書序爲隸古定，正義謂就古文體而從隸以定之，雖隸而猶古，蓋存古則可摹，爲隸則可識，非謂隸書爲隸古也。閻云：按今按書序一段，似王氏後自駁其說者。困學紀聞。

先忠宣公好讀書，北困松漠十五年，南謫嶺表九年，重之以風涎末疾，而緡閱書策，早暮不置，尤熟於杜詩。初歸國到闕，命邁作謝賜物一劄子，竄定兩句云：已爲死別，偶遂生還，謂邁曰：此雖不必泥出處，然有所本，更佳。東坡海外表云：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別；杜老羌村詩云：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正用其

語。洪邁容齋五筆。

國朝故事。作館職則如登科。例有謝啓。王巽除館職。作啓與同舍裴煌如晦。而啓中有云。伏惟某官天澤育物。內恕及人。其後云仰答異恩之賜。次酬洪造之私。謂洪造如大造也。如晦閱之驚起。還異啓曰。盛文奉還。且告留取頭。四六話。

叔祖逍遙公舊爲四六極工。極其精思。嘗作謝改官啓云。志在天下。豈若陳孺子之云乎。身寄人間。得如馬少游亦足矣。四六談麈。

叔祖逍遙公初不入黨籍。朱震子發內相以初廢錮。乞依黨籍例。命一子官。伋代作謝啓云。念昔先人。親逢命世。升堂傳道。實有淵源。刻石刊章。偶逃部黨。士元豐太常之第。奉建中宣室之咨。忤彼權臣。斥從常調。四六談麈。

周子武祕。自中司帥越日。伋在崇道外祠。與伋啓云。訪羽人于丹邱。莫繼後塵之雅躅。受釐事于宣室。卽期前日之榮觀。後見李雅州端民云。某之詞也。四六談麈。

黃叔言子游守台。與伋先狀云。倒屣以待諸公。要出我門。解榻而迎。使君未有此客。喜核辭之伊邇。仍問政之可期。四六談麈。

趙祖頴奇與伋同在太學中秋趣人作會啓云。庾亮樓邊。漸覩挂簷之月。揚雄宅畔。蔑無載酒之人。方孤坐以無聊。欲就眠而未可。伏惟某人。輕財有朱家之度量。好客繼鄭莊之風流。酒滿尊中。屢極談諧之飲。

錢流地上。曾無鄙吝之心。東閣之宴欲開。南樓之興不淺。雖一石滅燭。在淳于髡豈敢望焉。而五斗解酲。如劉伯倫不無覬也。願戒青州之從事。而濡東海之波臣。心若搖旌。側聽黃金之諾。言猶在耳。盍追長夜之歡。過此以還。未知所指。四六談麈。

趙承之鼎臣作謝李元量釜狀元啓云。嘉禾當御。輒先農父之嘗。神龜効靈。偶出豫且之網。四六談麈。

李元祖元亮。野夫學士之孫。少有俊聲。與蔡薿同學舍。薿既貴。元亮猶蹉跎場屋。薿在金陵。以同舍故先謁之。元亮謝以啓事云。洗足而見長者。古猶非之。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是事。能改齋漫錄。

方彥蒙上時相啓云。三已無怨。雖知衆口之鑠金。萬折必東。自信臣心之如水。下句完善。四六談麈。

洪舜俞薦於鄉。輩嶸監試。後輩爲江東憲使。舜俞分教番陽。啓云。東坡倅錢唐。曾在門外鵠袍之列。半山憲江左。亦賞梁間燕語之詩。困學紀聞。

傅至樂上周益公啓云。金門之柳自淵元都之桃何在。彼刀頭之舐蜜。得未錙銖。況井眉之居瓶。悵如夢寐。蓋指張說也。困學紀聞。

周益公嘗戲作賀冬啓云。數九九而哦詩。自憐乎瘦。辦多多而有酒。驟覺冬肥。浩然齋雅談。

周益公校正文苑英華序云。以堯韭對舜華。非閱本草注。安知其爲菖蒲。案梁元帝元覽賦。金鹽玉豉。堯韭舜華。論此也。余讀他書。亦有用者。如顏粲載梁太子賚河南菜啓。則云堯韭未傳。姬歜非愉。又以堯韭對姬歜矣。固曰。堯韭出本草。而不知所以名之之意。後見典術曰。聖王之仁。功濟天下者。堯也。天星降精

于庭爲韭。感百陰爲菖蒲焉。今菖蒲是也。施青臣繼古叢編。

或上朱文公啓云。行藏勘業銷倚樓看鏡之懷。窈窕崎嶇。寄尋壑經邱之趣。困學紀聞。

呂成公代其父倉部自黃州易守池州啓云。爰考唐朝。有杜牧把鼈之舊。其臨秋浦。亦齊安解組之餘。雖後先遷徙之偶同。顧今昔風流之非匹。困學紀聞。

陳亮少以文名於天下。至老方第。常抱不平之恨。故及第後謝宰執啓云。數十年窮居畎畝。未諧豹變之懷。五千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選。又云。如某者材不逮乎中人。學未臻於上達。十年壁水。一几明窗。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譏宰相。無輔佐上聖之能。荷壽皇之兼容。恢漢光之大度。留張齊賢以貽主上。俾宋廣平而冠羣儒。靜言叨冒之多。知自吹噓之力。宋名臣言行錄。

陳同甫名亮。婺州人。淳熙癸丑大魁。作報家書云。我第一。滕强恕第二。朱質第三。喬行簡第五。其時三魁與第五名皆婺人。盛哉。謝朝士啓有云。衆人之所不樂。眞在二三。主上以爲無他。擢居第一。蓋答策論恢復。頗不合朝論云。白珽湛淵靜語。

徐淵子爲越教。答項平甫云。正恐異時風舞雩之流。不無或者月離畢之問。或答洪舜俞云。魯直大名。有皎潔江梅之句。少游下蔡。無丁東玉佩之詞。困學紀聞。

徐淵子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磚。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改之賀徐直院啓云。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覲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鶴林玉露。

襲聖任言林德崇父嘗爲劇縣有聲。其與監司啓有云。鳴瑟堂上。將貽不治事之譏。投巫水中。必得擅殺人之罪。時以爲名言。劉潛夫宰建陽。亦有一聯云。每嗟民力。至叔世而張弓。欲竭吏能。恐聖門之鳴鼓。語意尤勝。信乎治邑之難也。齊東野語。

辭制機言有賀自長沙鎮南昌者啓云。夜醉長沙。曉行湘水。難教檣燕之留。朝飛南浦。暮捲西山。來聽佩鸞之舞。又有賀除直祕閣依舊泌江制置司幹辦公事云。望玉宇瓊樓之邃。何似人間。從綸巾羽扇之遊。依然江表。上巳請客云。三月三日。長安水邊多麗人。一詠一觴。會稽山陰修禊事。又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幷。崇山峻嶺。修竹茂林。羣賢畢至。端平中。余申周翰分教毘陵。題捷人簿云。三年大比。視郊祀天地之禮均。萬乘臨軒。與封拜公孤之儀等。中一聯云。昭陵之仁如天。積歲月而養成巨棟。歐公之學如海。鼓波濤而放出老龍。山房隨筆。

或試縣學見黜。後預鄉薦。以啓謝縣令。有不平之意。令答云。大敵勇。小敵怯。昔固有之。今日是。前日非。吾無愧矣。困學紀聞。

有郡守招士人教子辭曰。士而託于諸侯。非其義也。師不賢于弟子。將焉用之。困學紀聞。

張宣公答教官云。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何以告之曰仁義而已矣。困學紀聞。

忠定去國。藥局趙師劭上書寧皇。請斬忠定以謝天下。蓋欲媚韓也。忠定之事既白。後溪劉左史光祖適帥荆襄。辟公之子崇模爲機幕。劉公未知師劭事。先辟其弟某。崇模與危公稹爲同年。囑危草牋以謝劉

公云。今聞其弟之當來。欲使爲僚而並處。念交游之讐不同國。而況天倫。無羞惡之心則非人是乖風教。故勝母之里不可入。迫人之驛不可居。豈容同堂合席之至驩。乃有掺戈入室之遺類。縱罪不相及。然水中之蟹。且將避之。倘機或未忘。則海上之鷗。不當下矣。竊謂父子之閒。寧間于存沒。賓主之際。則在于從違。且昔辱甄收。本見齒忠臣之後。若今惟苟合。是玷名惡子之中。得士如斯。在公焉用。劉公得崇模牋愕置几上。卽草檄勒回師劭弟。四朝聞見錄。

蕭公翀峯登科。歲第一人。本承相忠定趙公。故事。設科以待草茅士。凡豫屬籍挂仕版者。法當遜避。唱名日陞蕭公爲榜首。故蕭公對御。吟有名傳玉陛。星辰曉。澤霈金枝雨露春之句。其謝啓有云。豫飛龍之選。淮安論次以常先。無汗馬之勞。鄧侯何功而居上。蓋用宗室及蕭家事。至今膾炙人口。游宦紀聞。

傅伯壽爲浙西憲。韓侂胄用事。伯壽首以啓贄之曰。澄清方効於范滂。跋扈遽逢于梁冀。人無恥矣。咸依右相之山。我則異於。獨仰韓公之斗。首明趨向。願出鎔陶。由是擢用。至僉書樞密院事。韓敗。追三官。奪執政恩。齊東野語。

澹居外嘗怏怏失意。以書祈侂胄。有曰。迹雖東冶。心在南園。南園、侂胄家圃也。侂胄憐之。進觀文殿學士。宋史何澹傳。

賀茶山曾祕監有云。聞諸耆舊。昔在祖宗朝。有道德魁偉之臣。士鄙刑名功利之學。政術旣斥夫卑陋。國勢自極於尊安。豈惟右文飾治之方。是亦折衝消萌之要。至於主盟儒道。典領書林。必求名勝之宗。尤極

清華之選。又曰。舊聞入洛之盛事。疑於古人。追數過江之諸賢。屹然獨在。除删定官謝丞相自敘有曰。獨學寡聞。倦遊不遂。瀾繙記誦。媿口耳之徒勞。跌宕文辭。顧雕蟲而自笑。低回久矣。感歎淒然。使有一人之見知。亦勝終身之不遇。然而稟資至薄。與世寡諧。在鄉閭則里胥亭長之所叱訶。在州縣則書佐鈐下之所蹈藉。聲名湮晦。衣食空無。賀張都督有曰。仰惟列聖之恩。實被中原之俗。耕田鑿井。舉皆涵養之餘。寸地尺天。莫匪照臨之舊。豈無必取之長算。要在熟講而後行。顧非明公。誰任斯事。賀曾台州有曰。上待老成。惟恐弗當其意。士閒靜退。自消競進之心。又曰。歷考平生。追配古人而奚愧。中更俗吏。益知儒者之有功。賀禮部侍郎有曰。惟宗伯之清華。極近臣之遴選。誠使此地。常得其人。則朝廷日尊。自弭未形之患。論議守正。亦折羣邪之萌。差藝州通判謝啓有曰。少也畸人。長而獨學。好莊周濟物之說。樂以忘憂。讀嵇康養生之篇。慨然有志。喪心不固。涉世寖深。兒女忽其滿前。蒙蒿至於幷日。屢求吏隱。冀代躬耕。亦嘗辱記其姓名。固欲稍畀之衣食。費元化密移之力。不知幾何。悼孤生一飽之艱。乃至如此。除監司謝啓有曰。衣食不繼。自竄蠻楚之邦。齒髮寖衰。倦游隴蜀之境。惟習氣未忘於筆硯。每苦心自力於文辭。藏之名山。本欲粗傳於後世。待以國士。豈期親遇於鉅公。又曰。士於知己。寧無管鮑之情。人之多言。誣爲李牛之黨。又曰。哀窮悼屈。如伐木故舊之不遺。懷昔感今。異積薪後來之居上。通王宣撫自敘有曰。稟資凡陋。承學空疏。雖肝膽輪囷。實慕昔賢之大節。乃齒牙零落。猶爲天下之窮人。撫劍悲歌。臨書浩歎。每感歲時之易失。不知涕泗之橫流。知嚴州謝到任有曰。淺智褊能。薄才綿力。棲遲屏迹。但欲射石虎以終殘年。辛苦著書。

不足藏名山而俟後世偶爲貧而求仕旋觸罪而免歸雁食無儲鶉衣不補凡百君子悠悠非特達之知平生故人往往處嫌疑之地欲言誰聽投老何歸又謝啓有曰下愚難移大惑莫解不能高飛遠舉求避橫目之民乃復直情徑行自掇噬臍之悔永言窮薄數蹈讀囘毀來靡待於德高災生豈由於福過斷雲零落敢懷出岫之心病鶴縞纖忽忝乘軒之寵又曰哀細德之儉微開洪鈞之块圠念茲積譴雖擢髮而有餘察彼衆讒亦吹毛之已甚未加顯棄聊復少收又曰無復入關西日舉釣竿之手惟希度世東封謁玉輅之塵上參政有曰爲治不難其道顧何如耳用人若此吾國其庶幾乎傳聞四方歡喜一意某聞公論未嘗盡廢常苦不在於朝廷小人豈必無材惟患與聞於國事又曰仁人先天下而憂重矣自任賢者備春秋之責艱哉克終賀李運使有曰槃薄游戲之翰墨嬉笑怒罵之文章過黃初而有餘嗟正始之復見飛騰捷路恥煩狗盜之吹噓散落遐荒寧付雞林之裁鑑賀御史中丞有曰人情不遠立朝誰樂於抨彈仕者自謀于世本求於遇合又曰國有紀綱治自形於四海九州之遠士篤名義效或見於數世百年之餘賀運使有曰寬猛異施古今莫一子產號衆人之母用於鄭而莫救陵夷申商爲法家者流弊至秦而卒以顛覆歷考簡編之迹莫先儒術之功又曰敢圖暮境獲備屬城閭里無聊孳涕下催科之筆事功靡著忽慙修候問之書自敘有曰笠澤漁家紹興朝士捫參歷井久困客游煮海摘山屢乘使傳既罪愆之未洗復衰疾之相侵骨相宜窮頭顱可揣穿延和之細仗悅若隔生分新定之左符更叨起廢又賀丞相啓有曰廟堂之謨代天而理物帷幄之算經遠而折衝平居用小大之材欲其披肝膽以自盡一旦付

疆場之事。欲其捐性命而不辭。自非有以素服衆心。則將誰與共濟大業。晉文側席於子玉。回紇下拜於汾陽。王商以忠謇立朝。則單于不敢仰視。平津以陰翌充位。則淮南謂若發蒙。自昔論世之盛衰。莫如置相之當否。以上皆放翁集中語。凡此皆以議論爲文章。以學識發議論。非胷中有千百卷書、筆下能挽萬鈞重者不能。隱居通議。

僕自幼嘗聞鄉中長老言。潮至夷亭出狀元。不曉所謂。己亥庚子。連歲大旱。鹹鹵之水。果至崑山境上。所謂夷亭。未地。是時黃由魁天下。次舉鄉中又藉藉言。潮水至夷亭。未以爲信也。甲辰歲衞涇又魁天下。蘇之爲州。自本朝開國以來。未有占大魁者。而連舉預焉。甚爲鄉中偉觀。僕嘗作啓賀衞魁一聯有曰。謂夷亭兩見潮水。君其應吉讖而登大魁。而姑蘇連出異人。我欲作雅歌而紀盛事。蓋實錄也。野客叢書。

詔巨源轉朝奉郎。與通判差遣。時趙彥吶以在夔誅祿禧。得州通判。巨源曰。殺祿禧與通判。殺吳曦亦與通判耶。以啓謝安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慕魯仲連之高誼。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宋史楊巨源傳。

開禧兵隙。將開。憂國者慮其不終。乙丑之元。吳畏齋自鄂召。過京口。以先君湖湘之契。先來訪余。亟送出南水門。謝不敏。既而留中爲大蓬。未幾。遂以祕撰帥荊。復出閘西泝。時北事已章灼。余念數路出師。且有殷鑒。雖上流連奇。先王有遺規。而今未必能。且是時招僞官。遣妄諜。聲聲多費。實無益於事。天下寒心而謀國者不之知也。因草一啓代贊及之曰。騎虹送賀。曾親謦欬之承。倉鼠歎斯。尚墮塵埃之夢。喜拜重來

之命。試伸一得之愚。竊自崇觀撤藩籬之蔽。而炎興紛和戰之謀。誕謾敗事。而巽懦則有餘。浮躁大言。而矜奇之亡實。有志者以拘攣而廢。無庸者以積累而升。牢籠易制之人才。玩愒有爲之歲月。肉食者鄙。亡秦當可進而失機。骨鯁而爭逆亮以難從。而求釁遂致蟠固狡兔之窟。猶欲睥睨化龍之都。決策和親。姑謂奉春之熟計。臥薪自厲。誰爲勾踐之盛心。金湯恐竭于豫圖。玉帛聯翩于遠餽。百年棄置。亦已久矣。萬口附和。以爲當然。不特手足混於無別。而反使有加。將見膏血困于常輸。而未知所止。有識每一寘念。終夕爲之寒心。今雖欲爲後乃益甚。竊聞九世之大讎。僅積三時之成規。蹤跡張皇。已同獸鬬。議論嘈喋。堅闢狐疑。徒欲快一決而僥前功。詎曰計萬全而爲後慮。畎畝有懷于憂國。輿旌無路而陳情。敢忘未學之激衷。試請丈人之靜聽。嘗觀古昔中興之業。或因東南全盛之基。規模雖狹于未宏。功業亦隨其所就。孫氏北無淮而西無蜀。距江尚固於周防。管室內有寇而外有戎。渡水亦成于克捷。彼皆未盡有今日之所有。我乃類欲爲當時之不爲。邊草未搖。紛紛抵掌。塞塵一警。惴惴奉頭。弛張以道。固曰隨時。勇怯任情。料必至此。未嘗有十年之生聚。但聞以千里而畏人。惟昧於天下轉移之機。所以成流俗衰頹之弊。願姑寘尋常。以破未識時之說。特欲舉一二以釋妄乘勢之疑。夫江淮爲唇齒之邦。關陝乃腹心之地。欲近守則不當固其內而舍其外。欲遠攻則安可卽所後而忘所先。況天險可守。共守則險亦均。地利可據。能據則利必倍。此皆不易之常理。具有已行之舊規。襄陽關中之喉。兵易進而亦易退。京師海內之腹。守可暫而不可常。通秦蜀兩道之勢。則兵力不宜輕。居陳梁四戰之郊。則守備不必泥。使靈旗再圖北指。詎不先出

峴之師而大駕一日東歸似難執居汴之策蓋設險象存于習坎而趨時患在于用常誠由泗宿以下靈壁之師因登萊而濟海道之衆淮西則出壽春而窺許境關外則道大散而瞰雍郊是謂正兵皆爲危道蓋河南雖可得而難於持久舟師雖可用而未爲全謀即平壤以制敵蹉跌則不支用峻道以出兵餽餉則難繼故顯忠卒成符離之衂而至于潰李寶僅濟膠西之捷而不敢留水路貽明徹之憂陸運制武侯之出非陳言之是襲亦商監之可稽若夫運上流之奇此端繫大賢之責一軍下虢洛中原之勢已搖萬騎出潁昌京畿之地旋復南城分徇而首尾互應朱倓進擊而手足猖披惟是時之舉偶困于謗書而此日之功難言於覆簣苟盡得策豈得至今自兩河而言則銅梁爲舊疆由九郡而論則金坡爲限塞平州與三關異路而不豫計眞兒戲哉白溝僅一水累世而不敢踰亦幸安耳今欲爲能勝而必不可勝固當審所圖而棄其難圖豈徒舍敗績而趨成功庶不因空名而受實禍宣和之捷所以貽靖康之變隆興之戰所以成乾道之盟惟思之遠而慮之深庶功可成而憂可弭大姑少置小亦未安招攜固上策而納歸正乃自困之資用間誠至謀而遣妄諜乃無益之費僞官換授是當誅而蒙賞厚貲輕畀是以實而易虛雖至愚猶且知其非豈在上顧甘循其弊許移治者是許其棄地令擇利者是令其退師徒使全家保妻子之臣用以藉口竊爵祿之寵邊城保鄣以廟堂使闕而不免于屢遷戎閫事機以主帥豢安而常淹于難達假然以承平文飾之體巍乎居要境藩維之權塞下之粟反內徙以自虛軍中之弊猶日腹而不止歲市駿而不能償耗誰與開元監牧之謀日計漕而未足餽軍孰啓神爵屯田之策民兵文具禁籍虛員

奈何欲與不世之儁功。尚爾未革易知之宿弊。此特言其梗槩。初未効于涓埃。已不勝賈生痛哭之私。矧欲致臧宮鳴劍之議。試據悃悃。毋謂平平。恭惟某官。以世大儒。助國正論。貫兼資於文武。視一節於險夷。歸自乘軺。公議浩然而歸。重畀之顓閫。天心昭若以可知。上方勤西顧之憂。公特任北門之寄。風露三神之頂。洊爾褰裳。旌旗千騎之來。跫然望履。登列城之觀望。屹外閫之藩宣。當盡遠猷。庶銷過計。某辱知最渥。因事有言。屢矣蹉跎。雖粗有少年之志。斐然狂簡。得毋貽小子之嗤。或可執鞭。願供磨盾。其諸軟熟之貢。徒致高明之煩。嗣聽策勳。別當修贄。畏齋在丹陽館。一覽輒喜。親作數語謝曰。抗身名以衛社稷。久沉射虎之威。疏王爵以大門閭。將表食牛之氣。有來相過。允荷不忘。監倉學士。風烈承宗。詞華振俗。喜北平之有後。幸郎君之克家。庾氏卑官。王孫令器。必有表薦。以發忠嘉。至於陳誼之甚高。與夫期待之太過。此則諸君子之責。而非一郡守之憂。某行官沔鄂之間。卽有兵氏之寄。當呼老校退卒。問先烈之宏規。將與羣公貴人。誦故侯之名緒。敘謝之意。匆草莫殫。于是一得之謀。頗徹於諸公間矣。又一年。稍稍如言。宇文顧齋聞之。從章以初錄本去。會除次對。謬以充自代薦。且有志識不羣之褒。初未相識也。故余投謝駢儷有曰。初不求于識面。亶自得于知心。蓋指此。它日又特剡亟稱之于廟堂。余迄不知所蒙。近繙故笈。偶見存本。因悼殄瘁。濟然出涕。書之以志余之愧於知己者焉。程史。

奈何欲與不世之儁功。尚爾未革易知之宿弊。此特言其梗槩。初未効于涓埃。已不勝賈生痛哭之私。矧欲致臧宮鳴劍之議。試據悃悃。毋謂平平。恭惟某官。以世大儒。助國正論。貫兼資於文武。視一節於險夷。歸自乘軺。公議浩然而歸。重畀之顓閫。天心昭若以可知。上方勤西顧之憂。公特任北門之寄。風露三神之頂。洊爾褰裳。旌旗千騎之來。跫然望履。登列城之觀望。屹外閫之藩宣。當盡遠猷。庶銷過計。某辱知最渥。因事有言。屢矣蹉跎。雖粗有少年之志。斐然狂簡。得毋貽小子之嗤。或可執鞭。願供磨盾。其諸軟熟之貢。徒致高明之煩。嗣聽策勳。別當修贄。畏齋在丹陽館。一覽輒喜。親作數語謝曰。抗身名以衛社稷。久沉射虎之威。疏王爵以大門閭。將表食牛之氣。有來相過。允荷不忘。監倉學士。風烈承宗。詞華振俗。喜北平之有後。幸郎君之克家。庾氏卑官。王孫令器。必有表薦。以發忠嘉。至於陳誼之甚高。與夫期待之太過。此則諸君子之責。而非一郡守之憂。某行官沔鄂之間。卽有兵氏之寄。當呼老校退卒。問先烈之宏規。將與羣公貴人。誦故侯之名緒。敘謝之意。匆草莫殫。于是一得之謀。頗徹於諸公間矣。又一年。稍稍如言。宇文顧齋聞之。從章以初錄本去。會除次對。謬以充自代薦。且有志識不羣之褒。初未相識也。故余投謝駢儷有曰。初不求于識面。亶自得于知心。蓋指此。它日又特剡亟稱之于廟堂。余迄不知所蒙。近繙故笈。偶見存本。因悼殄瘁。濟然出涕。書之以志余之愧於知己者焉。程史。